

The Grand-

Son

薇娜

L. K. Kampff



L. Camp

MG
I513.11
2/2

薇

娜

一九二九

L. Kampf 著
蒂甘石曾譯

★

設感
計謝
裝君
幀甸

——社學明薇——



3 1774 7581 5

『……我應該投一個炸彈在所有的人的
眼前，這個炸彈是要他們大家都能夠親眼看
見，而且牠的爆裂聲會使得他們都拋棄他們
的可羞的冷淡態度！……』

——I. Kampf

夜未央	薇娜	著者像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九	五	卷首

石曾蒂甘二君不會合作譯這集子，是編者自由地把牠們集合起來的。理當聲明。

——編者

藤

花

— 帝甘譯 —

我一到了柏林，便去會我的朋友波痕。我們是在一處長大的，年歲相同，自小就同在本鄉的小學和中學裏讀書，隨後又同游學維也納。在大學裏聽講時，我們同寄宿在一間房子裏。他是習化學的，我是法科學生。

在第三年第五學期的中間，我因事回到家裏住了幾月。等我重到維也納時，波痕已不在那里了。過了幾年，我們都不曾見着面。他當時定在日內瓦，過後我聽說他在倫敦，再後他就住在巴黎。究竟他具着什麼目的，沿着什麼

路線，要如此旅行，沒有人告訴過我。後來我從報紙上知道在柏林有一個化學家製造出一種曲頸蒸溜瓶，因而得名，他還是一個出名的劇本作家，他的妻子是一個女伶……這就是我的老友波痕。我很高興和他再見面，所以一到柏林，便先去看他。

我們親熱地擁抱着。

他正要從寫字臺的抽屜裏取出雪茄煙給我，鄰室裏電話的鈴聲在響了。

『你自己取罷，在右邊的抽屜裏。』他說罷，便急忙地出去了。

然而右邊的抽屜共有三個。我打開了第一個：裏面盡是些文稿，我立刻起了一種畏懼心和尊重心，連忙關上了。在第二個抽屜裏有一個大匣子。這

實在不像他放雪茄煙的匣子；不過爲了要免掉我的疑心，我便揭開了匣子的蓋。

呵！這是一束頭髮，一半編成了辮子，一半是散開的。

我害怕起來了。恰巧近來在弗立特齊街上，有幾個年輕姑娘在一陣擁擠之際，一個不當心被人把她們的髮辮剪去了。現在警察正在緝拿那個偷剪髮辮者呢！

波痕回來了。

『原來你就是那個偷剪髮辮者嗎？』我驚惶地問他道。

他是極其驚異，眼望着我：他一看見了我的手中拿着的匣子的蓋，他便明白了我的問話。

『不，不是。你不要驚慌！』說着，他向我微微一笑，這是叫我安靜的意思。過後，他沉思着。

我們點燃了雪茄煙；大家都不開口。過了一會兒，他說：

『我想你一定急欲知道何以在我的辦事室裏會有這一束髮辮？』

『我不願意做一個輕薄的人。』

他拍我的肩，一面說：『輕薄的人在像我們這樣的老友間，還有什麼輕薄不輕薄呢！現在還有一件同樣奇怪的事：就是在如此久別之後，剛一見面，我便要來向你敘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那麼，就請你靜聽着罷——』

你還記得，我們都是在第五學期中，你在假期後便不會回到學校，我一個人重進去了。離開了你，我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真實的相識，因此，我便過着最寂寞單調的生活。星期日午後的憂悶尤其難受。有一天，因為閒着無事，我出去散步，走到了郊外的大路。可愛的秋天的太陽快落下去了，寒風吼着，割得人臉痛，而且還戲玩着婦女們的衣裙，吹落了男子們的帽。我逆風而行，藉着和風相鬥以取樂。

一個影子在我的面前溜過。起初我只辨別出這是一個女子：一對發亮

的眼睛。我停住腳，轉過頭看。「她」飄飄然走了，好像御着風一般。在她的英國式的便帽下面，露出了豐富的鍍金似的棕色頭髮；圍着她的頸項的那一條長的圍巾，被風吹得摺疊成各種樣式，陪襯出她那可愛的婷婷倩影。

我是何等願意再見那一對眼睛呵！我便跟隨着她。不久我們兩個都到了大學的附近；她轉入大學路然後走在一帶拱廊之下，瞬息間，她推開了一道門進去了。

這是一所最樸素的咖啡店。我也進去了。兩間房子裏都充滿了鬧聲和煙霧。我一進門便感着一種奇異的畏怯。我好像跑進一個秘密結社，其中所有的人都是互相熟識的，只有我一個人是闖入的生客。然而，不久，我的眼睛也就和這種環境熟習了，我開始從煙霧中分辨出這房子裏的人和物。我發

現了「她」在一個角裏坐着。我在尋找一個座位。所有的椅子都被飲客或報紙佔着了；不過，一會兒，侍者搬開了一堆印刷品，讓出了一把椅子，我便坐下了。

爲什麼我要進來呢？我幾乎忘記了，我愈觀察這種新環境，我愈感覺到不安。

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時候，是他永遠不會忘記，連極小的事也記得很清楚的。這時便是我一生中的那種時候了。

在鄰桌的座中有人在叫：

『弗蘭茲，（侍者名）開賬來。』

「呢」弗蘭茲連忙跑了過來。

「一杯純咖啡。」

「八個。」（指錢的數目——譯者）

「一塊軟麵包。」

「十一。」

「八小塊白麵包。」

「二十七。再沒有別的東西嗎？謝謝。」

一個人在五點鐘喝咖啡的時候，居然能夠喫完九塊小麵包，這是很奇怪的；我覺得有趣，便向着那張桌子一望。我立刻驚詫異常，因為我看見那個人是一個麻面的青年，他有凹進的肚腹，瘦弱的面頰，深長的頭髮，和幻想

的雙眼。很闊氣地，他還丟了兩個克羅側（德幣）在放「薄酒」的杯子裏，然後扯起短衣的領，便走了，在晚間的寒風中行路，他連一件大衣也沒有。

在每張桌子上都放滿了無數杯的水，人們正在激烈地辯論着。其中許多人的相貌我好像是認識的；我記憶起曾經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候，看見過這些人。他們是屬於各階級的，不全是學生。在一張桌子旁，我看見了那個在化學實驗室中我的鄰近的同學。

這時，我便知道在這里的飲客都是俄國人。

我的同學看見了我，向我的桌子走來。他說：

『親愛的同學，你好嗎？你在這里幹什麼？誰把你帶到這里來？帶進這個洞裏來？』

『我偶然走過這裏，我便進來了。這裏的空氣倒是適意的……』

『不過有一點喧鬧，不是嗎？』

『是，這倒好。請你告訴我，在右邊的那些先生們所如此激烈地辯論着的究竟是什麼問題？』

『俄國的土地問題。天天都是這同樣的問題。這裏是我們的「中央」咖啡店；我們大家都到這裏來。』他回答着，有點疲倦了。

我問道：『自然都是些激進派？』

『是的。』他帶着厭倦的微笑說，『保守派是用不着離開俄國的。他們能夠在國內讀書。只有我們，我們是應該出來，應該離開本國的。因此，這個咖啡店就是我們的第二祖國了。不僅我們住在維也納的人要到這裏來，便是』

我們中人路過維也納的，也要到這里來的。譬如你不看見那個戴藍眼鏡的人嗎？你知道那是誰？那是馬拉諾夫。」

『馬拉諾夫？那是什麼人？』我一點也不知道地問道。

『你不知道馬拉諾夫是什麼人？這是我們在外國的大領袖中的一個。他近來秘密地回到了俄國，住了兩個月。他們（指警察——譯者）知道他是在那裏，然而却不能夠捉到他。後來，照樣地在他底足跡之下，土壤發起熱來，快要到燃燒的程度了。他的感化力是如此之大。明天他便要往倫敦去。』

其實，我對於這些事並沒有什麼興趣；不過我喜歡我的同學談話的神氣。我若用一點巧妙的方法，便可把話題引到「她」上面，她這時正在喝一杯可可茶。因為不願使他知道我的心思，我便先指着坐在離「她」不遠的

鄰桌旁的一個金髮少年，問他這是什麼人。

『研究語言學的一個偵探。』他附着我的耳朵輕聲說道。

『怎麼？你們裏面還會有偵探？』

『這自然。他毫不疑心我們已經認出他了，他還自以為我們都被他監視着呢，這狗……』他笑了。

我裝出偶然的神氣，掉過我的頭，望着「她」和兩個青年女子，幾個男子所在的那一桌。

『那一個人，鬚髮剃得光光的，靠近那些女士們，他是誰？』

『他已經在席路塞堡獄中過了四年，而且不僅此也。他暫時出來休息，換換空氣；但他在外國不能久住，不久便要回俄國去。』

『請原諒我，親愛的同學，我這般絮絮地問，你不覺得討厭嗎？』

『不要緊，請你只管問，請你只管問，我明白你對於那個有興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偵探。』他笑着說。

『假若你高興，請告訴我，那同桌的女士們是什麼樣的人。』

『那個剪了髮的女子是研究醫學的。那個有紅黃色頭髮的是畫家。那第三個，就是那最可人意的。你不看見，那個坐在她的旁邊，說話帶着啞聲的男子正在向她要錢呢！』

『你怎麼會知道他在向她要錢呢？我們連一個字也聽不見。』

『呵。啞喉嚨（我們因為他的聲音啞了，故這樣叫他）是我們僑民中最老的一個。他在這裡已住了十年了，他是離不開我們的。他是幾家俄國報

館的通信員。然而現在他的情形很不好，自然我們的錢都是和他共用的。不過人總喜歡向薇娜要求的。」他這樣地回答我。

「爲什麼呢？」我的好奇心達到了極點。

「她極其情願幫助別人，而且她自己會答應更多給一點。她從她的父母那里每月收到二百盧布，她自己只用三十個盧布；其餘的她盡拿來幫助別人，或捐作黨裏的用費。」

我的眼光定在她的身上，不能夠離開片刻。她的一切都把我迷惑着了，而且愈過愈厲害。我的同學繼續着說：

「你知道，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子已經被判決了在西伯利亞作十五年苦工的刑罰嗎？」

『究竟爲什麼呢？』我驚惶地問。

『因爲她參加了一個暗殺事件。她已經被人遣送往西伯利亞的「天堂」，但在路上，離烏拉嶺不遠的地方，她和兩個同伴居然逃了出來。』

『那末，她不能重返俄國嗎？』我盡力做出一種冷淡的聲調。

『她隨時都可以回去的。』他譏笑地說，『不過假若她被人認出，她便要受絞刑。』

『她上學嗎？』

『是，她習醫科，現在在第七學期了。她到此還不久：她從日內瓦來。她還在神學校聽了六個月的課。』

『她叫什麼？』

「薇娜。」

「就只有簡單的薇娜兩個字嗎？」

「不，薇娜，帕莎敏。不過在我們，這第二個名字是常變的；我們常常改換第二個名字，就像我們常常改換住處那樣。」他說。

「只要你願意，我是很情願替你介紹的。」他又加了一句，我這時完全爲想念薇娜的思想迷住了。你猜我如何答覆？

「那末，就有勞你了，親愛的同學。假若你很願意，下一次來罷，你天天都到這里來，是嗎？」

「是的，每天晚上七點鐘後你可以在這里找到我。」

我站起來，和他握了手，便急忙走出去了。我本來很想立刻和薇娜認識

的，然而突然感到一種畏怯，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我便拒絕了這樣的好機會。我見着薇娜，是感到異常快樂的，然而我竟慌忙地離開了咖啡店，連自己也不知道爲的什麼。

沿途有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纏繞着我，我不能夠跑快。

我並不來向你描寫一個方生的愛情的一切表徵。我當時覺得這一次是真實的，人們一生只有一次的愛情。

第二天我去學校聽講，連一個字也聽不懂。我便缺了其他的課，也不到實驗室去實習，專心等着晚間的到來。

約在七點鐘的光景我進了咖啡店，我的心跳得很厲害。許多張桌子都

是空着的。「她」已經在這裏了，一個人佔了一張桌子，讀着報。雖然二十四小時以來我都只想着「她」一個人，而且「她」的面貌無時不在我的眼臉前，但我仍還裝着好像是第一次見「她」的樣子。

她放下一張報紙，又取了第二張來讀。這時候我受了一個突然的衝動，鼓起我的勇氣，向她走去，要了一張報紙來讀。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是怎樣做的。不過是問一句，答一句，就這樣地交談起來了……我把我的名字告訴她……她要我坐到她這一桌來。我的同學恰恰在這時候進來了，他便和我們坐在一起；他看見我已經認識她了，並不驚奇；我們三個興高彩烈地談着，好像久已有了這種習慣一般。我從來不曾嘗過和青年女子交友的如此甜蜜的滋味。我們彼此已不用「君」的稱呼，而直接稱「你」，恰似我和她相

識已久。

三

過了幾星期，正是一月十二日，我的這班新交的朋友們趁着俄國的聖西爾威斯脫節組織了一個夜間的遊藝會，其目的在籌款援助革命運動。自然我也到會的。遊藝會裏有音樂，而使我大爲驚異的就是秩序單上有薇娜的名字。她奏一曲曉邦（註一）的悲歌，充滿了斯拉夫種的憂鬱的音調。你相信不相信都隨你，不過請你靜聽我說：縱使我以前從沒有見過薇娜一面，就

在那天晚上我聽了她的歌聲的一瞬間，也就足以知道她是最好的，沒有人能比得上的了。

一羣愛好音樂者組織成的樂隊奏起樂來，一個小小的跳舞會便開始了。

薇娜答應和我跳一次迴旋舞；我的手從她的腰間滑開了，我輕聲向她說：

『薇娜，你跳舞時，有這樣的步武，有這樣的輕快，我是萬想不到的。』

『爲什麼呢？因爲我是學醫科的嗎？』她高興地回答道。

『不是這樣；不過你們一般人的生活都是異常刻苦的。』

『波痕，你不要相信我們的生活會比任何國的青年悲慘些，免得拿

我們的事來攪亂你的個人生活。」

我們不停地進行着，沉迷在迴旋舞的步調之中。

突然一個強烈的慾望佔着我，我竟想當着這許多到會者的面前，而且在一對一對的跳舞者的目光之下，大膽地把她抱在我的懷裏，不管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她一定已覺到了這個正使我激動着的困惱的感覺，因為就在這個時候，她投了一瞥驚奇的眼光在我的身上，而且……我還有自制的力量。

然而現在我已經決定了：我不久便吐露真情。薇娜會明白的。

這時候，在我們這一羣人中，日子一天一天地變壞起來了；俄國的消息

是一天一天地嚴重；我把我的決定一晚延遲一晚……在跳舞會後的第十晚，便是「血星期日」的晚上。

在聖彼得堡，這一天的早晨，有二十萬人被一個神父領着遊行到「冬宮」，要見他們的「小父親」。而在「冬宮」的周圍已圍着三重哥薩克兵和大礮，預備來歡迎羣衆。（註二）

當我在這天午後到咖啡店時，裏面已坐滿了人，一如往常的星期日；然而這一天却是異常沉寂，好像在教堂裏一樣。我看見了薇娜，她埋下頭，沉迷在思想裏。

啞喉嚨忽然衝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張紙：『這是最近的消息，恰從報館的編輯處得來的。』他跳上一張桌子。一瞬間，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他的話語

所引動了，全都向着他擁擠過來。他們一聲不響地凝神聽着他說。然後又沉默地各回他們的原位。每一次新的消息傳到，這樣的景象又重現一回。不過所有的消息都是一樣：人民有秩序地進行着，漸漸逼近「冬宮」，滿心希望「沙皇」會聽從他們的要求。

他們呢，他們是在這里，而他們的思想却遠在北方，伴隨着他們的聖彼得堡的同志。沒有一個人開口。他們知道就在這個時候，當他們在這里等候着消息時，羣衆早已達到「冬宮」了。在聖彼得堡一定會有什麼大的事情發生了；然而還沒有消息來。他們等候着奇蹟……

……呵！災禍來了。大礮向着那些「信賴「小父親」的遊行羣衆開放了，……哥薩克兵也在屠殺人民了……「冬宮」附近的雪地已爲赤血所染

紅了……這是人民的血。

星期一這一天，我不曾見着一個俄國朋友，連薇娜也看不見了。我的同學午後也不會到實驗室實習。我曉得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了；他們一定在開秘密會議。

星期二，咖啡店稍微熱鬧起來了。薇娜在那裡，然而許多每日必到的人都不見來。薇娜並不開口。她坐了一會便起身出去，並邀我作伴。我自認識她以來，她邀我作伴，這是第一次。

我們到了大街上，她站住了：

『今夜是這般美麗，這般明亮。我喜歡多走一點路。你願意來和我同行。

嗎？」

「一定。」我狂喜地答道。

「然而有一個條件：誰都不許開一句腔。只讓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脚步自由自在地去跑。這就是我的條件。」她微笑着。

我承認了。

「那末，走罷！」

我們動身了。我們走過城裏僻靜的窄狹的街道，到了丹腦河，隨後又到布拉多的蔭路。

這是一個極其平靜的冬夜。

這條大的蔭路浴在月光中，成了白色，在我們之前伸長出去，好像深入

了無窮之境，我們也要走到牠的盡頭處。

城裏的鐘在報道這是中夜了。

我們便轉身回來，我們又走過泰該荷夫紀念碑，電燈，夜間的咖啡店，民間的音樂。不久，我們到了我們的大學區域；我們轉入席羅塞巷，到了薇娜的門前。

薇娜按着門鈴，她看着我，默默無言，她的眼睛裏表示出來她是在沉思，而且像她從來不曾做過的，放一個手指頭在嘴上，意思是叫我決不要做聲；她又捧着我的頭，在我的頰上吻了兩次。我們聽見門後有了腳步聲，門便開了：那個剛從睡夢中起來的看門人手持着一個燈。她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一轉身走過燈後，走入黑暗的走廊，就不見了。門重掩着了。

一陣昏迷侵襲着我。我好像在抵抗什麼東西，我又不知道什麼。我應該跟隨着她，再見她！我敲着門，沒有用。我又按門鈴，尖起耳朵靜聽看門人的腳步聲。我有什麼事？我要怎樣做呢？看門人開了門，我給了他一點酒錢，說我認錯地方，便走開了。

我回到家裏。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焦急地等候着晚上的到來，好去咖啡店會薇娜。然而她並不在那里。我向啞喉嚨詢問她的消息。他遲疑地回答說：「我不曉得。」

我感到異常不安；不過我又拿下面的話來安慰自己：「星期一她也不曾在這裏；一定是她沒有多的時間，不能夠每晚都到咖啡店來；明天她一定會來的……」

星期四從晚上六點鐘起我便在咖啡店了……我等候着掛鐘敲了七下，八下……啞喉嚨進來了，交了一個匣子與我：

『這是薇娜叫我轉交給你的。』

『她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匣子會告訴你。』

我興奮地拉斷了繩索；然而他把手放在匣子上，說：

『不要在這裡開，到你的家裏去。』

我一口氣跑回家，我連蠟燭也不燃一支，就在這黑暗的屋子裏，開了匣子的蓋，把手伸了進去……這是一束髮辮。我好像摸着一個屍體。

我的指頭摸着這一束頭髮，這是如此地柔軟，我好像在撫抱着薇娜一般；隨後我的指頭又摸着一張紙：這是一封信。我急忙燃了蠟燭。我讀這信。我讀了又讀，直到我記熟了爲止：

『親愛的波痕：

當這封信到了你的眼前時，我已經是在俄國了。你愛我，我是知道的。女子的心並不是如此地盲目，連這個也猜不透。不過你從沒有向我說過，這倒很好；我很感激你不曾說，不然，分別時，我們倆更不知會是如何難堪呢！

至於我的去處呢，我們的戰鬥要我到何處去，我便到何處去。我應該

略爲改換我的形狀，因此，我便剪了我的頭髮。我把這一束頭髮送與你，作爲一個紀念物，也表示我對你的謝意。我不能夠把我的照片送你一張，因爲我沒有；然而，你可以在所有俄國的罪犯圖形簿裏尋着的。從此以後，我用了一個新的名字。我請你不去找我，就是這個緣故，因爲你不會找着我的。就是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或去華沙，或去阿德沙，或去莫斯科。

當你讀這幾行的時候，我一定是已到了那邊了……恕我到現在才告訴你這一切；不過這樣倒還好一點……不要來找我了……我們在俄國的大戰一旦完畢了，假若我那時還生存着……那末，我會再來，我要來找你。

別了

薇娜

我的心亂了。

我要立刻去見啞喉嚨。十點鐘一過，在維也納，家家都關門了。啞喉嚨住，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婆的家裏，他的房間在第四層樓，算是最高的一層，上面便是屋頂了。我敲門，敲了很久。後來他自己下來開了門。他見我深夜來訪，頗爲驚異，他讓了我進去。

『薇娜現在在那里？』我向他叫道。

『在俄國。』他極其安靜地答覆說。

「她什麼時候把這匣子交與你的？」

「昨天早晨，到車站去的時候。」

「你一直等到了今天晚上才交給我？」

「我不能夠再早一點交給你。」

「昨晚我向你問起薇娜的消息時，你騙了我。你不是明明說你不曉得嗎？」我猛烈地叫道。

「是不是我應該預先告訴你，好叫你來留住她？你的自私的愛情，果然值得這個嗎？」

接着他又嘲笑地說：「你們其他的人，德國人也好，奧國人也好，或者你高興用其他的名稱也好，你們對於責任的觀念又是怎樣的呢？」

『朋友。我要見她，懂得嗎？就是她走到天涯地角，我也要跟隨着她；就是她去赴湯蹈火，我也要跟隨着她。你要求什麼，我便給你什麼——你說呢！告訴她她現在用的什麼名字現在，她在那裡？』

他打量着我：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曉得我的話得罪了他。我知道再要求也是沒有用的。我便告個罪，走了。回到家裏，我忙着收拾行李；我預備第二天便到俄國去。隨後我異常疲倦，倒在床裏，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來時，已是正午將近。我看見我的箱子在房子的中央，很覺驚奇。後來我記起了昨晚的事；我明白去俄國的計畫是瘋狂的舉動。然而，再要留在維也納，我是受不下去了，我便去日內瓦。我去日內瓦有什麼目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在那里又做什麼事呢？我便離開日內瓦到巴黎，後又去倫敦。我在各處打聽薇娜的消息，一點結果也沒有。在比京布律塞，我遇着一個很和靄的人，他對我表示出很大的同情。他向我說：

「你問薇娜的消息？然而，你知否有若干的薇娜，若干的蘇菲亞，若干的安拉（註三）已經到了那里了？有若干的薇娜，蘇菲亞，安拉已死在那里了？而

且還有若干的快要死在那里了？你還要問薇娜的消息？」

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消息：

『阿德沙省總督遇刺身死。刺客爲一青年女子，當場被捕，卽於是日受絞刑云。』

『這是她，這是她！』我以一種戰抖的聲音輕語着。

自然那個青年女子的名字不是薇娜；然而這也會是她本人。一種焦慮消蝕着我，不久這焦慮竟變成了可怕的確信。

這一晚上，我在夢中看見了一個大的天井，周圍環以灰色的垣牆；天井

中間建立着一個絞刑架，上面吊着一個青年女子。我逼近去看：這是一個短髮的青年女子。這是薇娜！薇娜！薇娜！

我的女房東站在我的床前：『博士先生，你怎麼了？你叫得這樣地悲慘，我應當來喚醒你。你的聲音，在下面，而且差不多在天井裏，人人都可以聽見了。』

第二天，在報紙上我讀到：

『在莫斯科，一青年女子，爲一憲兵隊軍官強姦云。』

這天夜裏，在夢中，我聽見在牆壁後面的指揮刀的響聲，叫聲，哭聲。我靜

聽着。這是薇娜的聲音。我要穿過牆壁；然而，牆壁一點也不動……我醒來時，女房東又站在我的床前。

『天呀！你有了這般兇惡的夢魔了！博士先生！』

我的手指出血了；我的指甲昨夜一夜不息地抓着床邊的牆壁。

我應該幫助在那邊奮鬥的人，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然而，怎樣幫助他們呢？……許多矛盾的計畫經過了我的腦筋：很快地學習俄文，就跑到那邊去，混在他們隊裏，……不然，就簡單地在柏林或在維也納或其他的地方，組織一所實驗室，製好炸彈與他們送去。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我的痛苦是很大的。然而最使我激怒的却是那一般口裏含着咖啡一面來讀俄國新聞的人的冷淡態度。有一天，我看見一個人一面跑馬似地流

覽着利加的新聞，一面尖起耳朵靜聽鄰座一個人的笑談。我恨不得把這個人撕裂了。

到處的人都是一樣的。我無論在什麼地方，巴黎也好，柏林也好，或歐洲的其他地方也好，到處我都見着這同樣的對於俄國的大悲劇之可惡的冷淡態度。而且報紙上的俄國消息也一天一天地少起來了。不停的排槍，不斷的炸彈，絞刑架，西伯利亞等等漸漸地都使得人討厭了。

這時我明白了我應該做的事。我應該投一個炸彈在所有歐洲人的眼前，這個炸彈是要他們大家都能夠親眼看見，而且牠的爆裂聲會使得他們都拋棄他們的可羞的冷淡態度！……呵，朋友……

五

波痕沉溺思索中，過了一刻。

我吐了一口氣，問他道：『對，又怎樣呢？』

『我著了一篇劇本。』（註四）

『這樣，自然，就使你安靜了一點嗎？』

『誰這樣說？』他驚異地問道。

『你不是已經結了婚嗎？』

『是的。我的劇本做成，只能在很少的城市裏上演；大多數的地方都禁

止牠。就在一個不會禁止牠的城市裏，我有一次去看這劇本的扮演。那個飾女主角的女伶表演得極好；她有一種奇特的動人處，我覺得幾乎和薇娜的是一樣的。因此，後來我便娶了這個女伶。」

『你不是沒有一點兒後悔嗎？我最近這一次過本鄉時，你的父母告訴我，你們夫婦間恩愛甚篤。』

『不錯，我愛我的妻子。』

『這一束髮辮呢？你永遠放在你的抽屜中嗎？』

『這也算是奇怪的事。』他嘆了一口氣說。

他用雙手把這一束髮辮壓緊在他的臉上，他的手指捻着這一絲絲的紫色細髮，好像還想再聞着那已褪消了的香氣。

我受了感動，問他道：『要是她再來呢？』

『要是她再來呢？……』他也應聲說。

他的眼裏燃起了一線希望的微光。我們可以說他的眼睛差不多在笑了。

『要是她再來呢，……』一會兒他的面貌又陰沉起來了。他以一種微弱的聲音，再說道：『要是她再來呢。』

過後，他又慢慢地搖着頭，放棄似地說：

『我不相信有什麼奇蹟。』

我們聽見了鄰室裏的脚步聲，他把裝髮辮的匣子放回抽屜裏，在門檻上現出了一個黑頭髮黑眼睛的女人。他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

向我介紹道：

『這是我的妻子黑達。』

(註一) 曉邦 (Chopin 1810—49) 波蘭音樂家。

(註二) 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事，神父即神父格鵬 (Gapon)

(註三) 夜未央劇本中的女主角的名字就是安拉 (李譯本作安娥)。

(註四) 這就是夜未央。

龍未定

— 石曾譯 —

第一場

戲臺上裝着兩間房子，左邊是低矮的黑房，右邊是一間尋常的客堂。房子上堆起一層薄薄的雪，發着青閃閃的光亮。

客堂右邊，有兩扇大窗，窗門上蓋着兩片厚厚的布簾。在簾子縫內，隱隱看出有花一盆，放在窗板上，客堂後面有兩門，右邊的是通入內室，左邊的便是走向街上的大門。一盞孤燈，高掛在客堂中間，燈下放一張小長方桌子。桌子的四面有七角八對的椅子幾張。右邊牆根放着一張小小的楊妃榻。窗子下面近着牆角，放起一個箱子，通內室的門旁，還裝點着掛上俄皇的照相兩幅，客堂左邊壁上，掛起一張厚氈，遮掩起通入黑房的小門。

黑房裏面閃閃爍爍，彷彿有豆大的一點燈光，隱在許多亂箱子中間。俄國冬天是夜長晝短，故

這時候雖在午後，天光已經暝黑。臺下的看客，但聞機器「吉軋」的聲音，從這黑房裏出來。

馬霞，蘇斐亞，兩個女子靠着客堂的桌子，相對坐着。

馬霞，十八歲，扮着女僕的裝束，一頭棕黃色的頭髮，面色很爲和善。

蘇斐亞二十九歲。正在那里趕忙的摺報。摺好了一張，便放進地上的皮包中間。

馬霞攔起報紙不摺，枕着手，在那里看書，不肯放手。

蘇斐亞一面低聲的催着馬霞：

蘇 馬霞！你還看書嗎？這不是看書的時候。我們快些摺報罷！安娥一回兒就

許來，那時這報須要摺齊纔好，那時你再看書，還嫌遲嗎？

馬霞只管看書。口中答應着：

馬 一回兒就完了。

不多一刻，他把書本放下，趕緊把報紙摺起。

馬 你說的不錯。

蘇斐亞忽然將報紙停擱在一邊，聽了一回，起身到黑房門口，提高着啞喉嚨，對着裏面說道：

蘇 小心些！這機器的聲音太大。

機器的聲音，便慢慢低緩下來。一回兒，忽然停止。昂東從黑房內走出，年約三四十歲，面有皺紋，形容枯槁，常常乾咳！身上穿一件內衫。從黑房走出的時候，把手遮了光亮。一隻手中拿了一大疊新印好的報紙，放在桌上。便將兩手插在褲袋中間，不住的在客堂中跑來跑去，帶着幾分煩惱的形狀。

昂 怪事！這個倒運的機器！時常要加油！被牠煩惱死了！幸虧再印一回，便能完成，那時我便快活了。

蘇 又來了！今天你又是怎樣的煩惱？

昂 爲什麼這個怪東西，今天又這樣的作響？

蘇 好在下面沒有人，誰能聽見呢？

昂 我告訴你們：我覺得今天，必要出些亂子。

馬 你今天自己有點不舒服就是了。不要又來駭我們了。

昂東也不理會別人的話，自己自言自語道：

昂 樺西里還沒有給黨大樂尋得假護照來。可恨那看門的狗才，一下子便會放那巡捕進來。

指着內室的門又說道：

昂 他還睡着嗎？

馬 那自然，不然這時候我們早已見他了。

馬霞向室內看過。

馬 他還睡着呢。

蘇 他睡了二十四點鐘，還不會醒過嗎？

昂 你們想罷：他在牢監裏，輕易不得睡覺。唉！那七個月的牢監，不是好玩的。他說十夜不會合眼了。非夜間，不能鋸那牢監裏的窗棧。

昂 唉！森彼得堡的朋友，他們却受苦了。

馬 白天他是不能睡覺。他乃一直跑到這里。

昂東擱眉的說道：

昂 但是，他也有些瘋了。如何沒有護照，就跑到此地來呢？

蘇 他們曉得樺西里已經不在此地了。我們須要有幫忙的人。可巧黨大樂

要尋一個地方躲避。自然是沒有比此地再好的了。

昂 若是昨天那守門的沒有看見，自然那護照暫且可以不要。

馬 設或黨大樂還要捉將官裏去，那就倒霉極了。

蘇 已經有一個禮拜。是不是？

昂 他給我們找過二十幾張護照，現在全丟了。不然，這時候便很有用，還有什麼可說呢？

說罷，仍向黑房印報去了。便聞機器的聲音，較以前輕了許多，又慢慢響着。

大家等着樺西里，愈等愈不耐煩。

馬 昂東何以今天這樣的着急？

蘇 這怪不得他。一天彷彿在火山上似的，怎樣能受！

馬 大約這是個傳染的病。現在我也覺得煩燥起來。

蘇 我想昂東他在那黑暗的土房裏，再不能支持了。須得到外邊來歇上一歇，纔好。

馬 你想他肯嗎？

蘇 我們比他們男子的耐性，是好些。

叫門鈴忽然大響起來。蘇斐亞疾忙收拾桌上報紙，一齊放入皮包內。又將皮包疾忙的蓋在牆角近處的箱子裏。馬霞一面拍着黑房的門，一面披了圍巾，出去開門。黑房裏機器的聲音，立刻便停止。昂東跑了出來，急急的從壁上取下一件外衣，披在身上，假裝着坐在爐邊取暖。

馬霞開門後，悠閑的回來。手裏拿着一封信，同了一件不知什麼東西。一面解他的圍巾，一面說道：

馬 我道是誰，原來就是郵局送信人。這是信。這便是官報。

說罷，即將官報擲在一邊。昂東氣忿忿的說道：

昂 沒有法子叫人家心上安靜！

解了他的外衣掛在壁上，正要向黑房裏去做工。馬霞拆開了手中的信，得着一張照片，便送給

蘇斐亞觀看。蘇斐亞帶着帶笑，對着照相點頭的叫着：

蘇 賽爾加！

馬 你的小孩子嗎？我不明白：何以你們相隔這樣的長久，連這孩子的照相還沒有？

昂 他媽媽的成見很重。她常說，小孩子們不應當照相。

蘇 信封裏沒有信嗎？

馬 沒有。或者明天另外有信來，亦未可定。

蘇 幾時我們便能看見這個小寶貝，昂東？你這兩天，我看你累極了。你要歇

歇才好。能換些空氣，便爽健得多。你拿去看，這小孩子可愛不可愛？

昂 你們女人家，便有這種閒情別緻的空想……遲一遲，到牢監裏去歇着，還遲嗎？

馬 終喜歡說些這麼的話！

蘇 斐亞連連的向照相上親了幾個嘴，遞給昂東去看。昂東看了一眼，便放在衣袋裏面去了。

蘇 你看他將來必定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等到他十歲的時候，我們叫他到這里來，好不好？他自然可以幫我們的忙。並且……

昂 等到他十歲的時候，還有七個年。你曉得這七個年有多少長短嗎？

蘇 斐亞搖頭道：

蘇 七年！

昂 七年！那時我們早已變了西伯利亞的人了！

馬 不要亂說了！

又指着黑房道：

馬 七年之後，或者用不着這麼一個黑穴穴的地牢。我想再有七年，必定能把我們的思想，做起報紙，在鬧市裏面，租着房子，白晝的印起來；發行到全世界去。

昂 馬霞，你真是一個會打如意算盤的女兒。哼！再有七年！再有七年！

昂東便走入黑房去印報。蘇斐亞同馬霞也重新取了報紙摺疊。

蘇 安娥何以還不來？

馬震不回答。停了一刻。蘇斐亞又自言自語道：

蘇 樺西里也不送護照來。此時真的，連我也有些着慌。想來他說起的那張護照，不在手頭。

馬 他終可以尋得一張……我想樺西里終可以尋得一張……但是，從現在想來，我却有些不大明白。

馬震好像很躊躇的樣子。

馬 樺西里……

蘇 我也是這麼想。

馬 我們鐵鑄着的樺西里，忽然鬆泛起來嗎？從前他是怎樣的熱心，難道忽然冷淡起來，便這麼快法？

蘇 你剛纔覺得我見他這樣冷清清的，已經一個月了。他告訴我；他說今天他來此地，就是末了的一次。以後他要做旁的事情去了。他說在此地活的很不耐煩……

馬 爲什麼？

蘇 我却疑心他有一件事。但是，這是我猜着，並不能作準。

馬 什麼事？什麼事？告訴我。

蘇 我想或者是從愛情上生出來一點毛病。

馬 那就可怪極了！

昂 昂東從黑房出來，手中拿了新印好的報紙，放在桌上。

昂 終算完了！

馬 已經完了？

昂 我們立刻要把那板子拆了纔好。馬霞！你來幫我去拆板，好在沒有摺好的報紙，已經不多，讓蘇斐亞獨自一個摺着便了。

忽然做着驚怪的形狀，指了窗子說道：

昂 唉！你們女人家，真不小心。你們曉得街上決沒有人隔着窗簾偷看嗎？

馬 窗子外面是清清楚楚不會有人。那牢遠的人，如何能隔着窗子，看得清我們這裏做什麼事。不要格外的小心了。

昂 不要忙！我們也向來不會有格外小心的時候。

催着馬霞說道：

昂 如此，我們且管去拆板。

馬霞對着蘇斐亞說道：

馬 我們去拆板，你留點兒神。

馬霞說罷，先進黑房去了。昂東臨走進黑房門，又連連嘆氣：

昂 樺西里竟還沒有來。再慢慢的來，真要我們的性命！

蘇斐亞摺好了報紙，一齊放進皮包內，正將皮包提到箱子上去。忽聽門鈴響了三聲。

蘇 到底來了！

蘇斐亞疾忙的去開門。聽他們一路的講進來，一個美髯長身的少年，年方二十二歲，便是樺西里；面上稍帶幾分憔悴的顏色，手中拿着小紙包一個，用麻線紮好，放在桌上，便將手掌搓着說道：

樺 好重！好重！

蘇斐亞搶着一步，把黑房門推開。

蘇 樺西里帶了護照來了……

馬霞在黑房裏面，便高聲的說道：

馬 樺西里！你好嗎？

樺 你們在裏面做什麼？

馬 我們拆板子。

樺 已經完全了？

蘇斐亞仍舊把黑房門拽上，看着桌上的小紙包。

蘇 這是什麼東西？不是鉛字？

樺 是，很重！我在街上又不敢露出很重的樣子來，叫人疑心！

蘇 你從此地出去，這一下子，在外面，覺得怎樣一個感情？

樺 我覺得氣悶就是了。到處還不是一個樣嗎？

一面說，一面看着窗戶，又說道：

樺 我實在不小心！方才進來之先，沒有想到在窗子上望望，有無危險的事情。

蘇 花盆的地位，是一點沒有動；但是現在的情形，我們雖然防得這麼厲害，我想亦不至於壞到怎樣的田地。

樺 話是如此說，外面的風聲，卻緊得很。幾乎步步遇着奸細。可惡得很！……

蘇 你千萬別要向昂東說這些掃興的話；他今天本就厭煩得厲害……你

可是要到外國去嗎？

樺 我不去。我留在此地。但是今天我同你們要告別了。我也不曉得我將來要到什麼的一步田地。我在這裏，已經有四個月，現在我要同你們離別，

很覺得心上有些難過。

蘇 你總是這麼的愁苦。那是你自己願意這樣嗎？

昂東從黑房中出來。樺西里指着桌上的紙包，戲說道：

樺 我給你帶來的糖。

昂 完全了嗎？

樺 止缺大字母了。

昂 這太難了！這太難了！

樺 我今天拿來，就是這樣一包，那繩子已經把我的手都勒得很痛。

昂 馬霞！新字來了。

樺 你看這護照……

一面便將護照送給昂東手裏。

昂
好了！

昂東看着，又說道：

昂 這是克爾的護照。我心上那塊石頭，落下了一半……

又調笑馬霞道：

昂 他是馬霞的好朋友。

大家一齊笑將起來。馬霞亦陪着笑道：

馬 終算我的好運氣。

昂東指着內室的門，說道：

昂 這位老朋友，他終睡不醒。我想，須得叫他醒來。不然他連護照上的姓名籍貫，還沒有曉得。

說罷，便走入內室去了。馬霞拿起桌上新的鉛字，喜歡得了不得。

馬 新鉛字到底來了。我們排字的時候，便省卻許多為難。

口中唱着：

馬 新字！新字！新字！

便攜進黑房去了。

樺西里氣忿忿的，接着馬霞的餘聲，也唱道：

樺 新字！新字！新字！

復搖頭微笑，依舊不住的走着：

樺 有什麼用處！到底還讓那「硝強水銀」！唉！蘇斐亞……「硝強水銀」！

長嘆一聲，默然良久，便又問道：

樺 安娥來過了沒有？

蘇斐亞微笑答道：

蘇 還沒有來！我想她也該快來了。

樺 你爲何笑着？

蘇斐亞還是笑。

蘇 沒有什麼。你要候安娥來是不是？

樺西里走來走去，顯出不耐煩的狀貌。

蘇 爲了什麼原故，你今天有這不爽快的神氣。

樺 你曉得什麼，便叫做愛情的病？你找得出一個醫治的方法嗎？

蘇 你不是對我說過？從前你在巴黎，也曾有過這麼的一種情形；弄得坐臥不安。忽然因了一件意外的事，你便趕快跑開。那愛情的病，也就從此好

了。

樺 但是，現在與從前不同了。

蘇 我知道你是一個……

樺 不要笑我。這件事，我實在不好意思，說不出口。在普通的看來，這些事，終究是笑話。況且，近來大家的心裏打算着的，都爲些公益。獨我一個，懷着這種的罪惡念頭。這種念頭，把我心裏一切的大義，全去個乾淨。留着的，祇有這個念頭。

蘇 從前有人說過：『一個好革命黨，他一種堅忍的心，應當同一枝枯死的松樹一般。』

樺 這自然是名言！但可惜，我却不是那無知覺的枯樹。我亦沒有法子奈何

我。從前我幾乎到了那枯樹的田地。在學堂的時候，我們的同學朋友，用粉紅紙寫起情書，彼此換送照片……我何嘗不笑他們的獸氣。自以為我是與衆不同的。那里曉得，我忽然也……

蘇 如此說來，你果真是很多愛情的了……

樺 我很想連那情根都拔了去。無奈現在種的太深……我的性命都由牠去了。

蘇 爲什麼又要把情根拔去呢？

樺 蘇斐亞！你曉得這是何等的難堪。若一個抱定宗旨的人，落在這一個無窮的愁苦圈中，便時時刻刻，想起那獨一無二的知己，永無一個停歇的時光。

蘇斐亞便作一種極溫和的答：

蘇 你是這麼樣的孩子氣？

樺西里滿面失望的情態，聲氣不能發揚的答道：

樺 蘇斐亞！但是你不曾曉得這個眷戀，是何等的厲害，何等的難堪。甚至於要死……並不是離開她的時候，是這樣。便是立在她面前，也覺得有一種的吸力，牽引起我的熱潮；但覺得還有一種阻力，叫我說不上來。

蘇 這又是何等的幻想？

樺 或者是一種精神病，也未可知。然而……

蘇 你真同小孩子的說話一般。一個女人，總不過是一個女人就是了。即是……即是安娥，也是……

樺西里兩手齊按額上。現出一種似驚似疑似愁似恨的精神。默默的自相問答。

樺 「你敢把個人的私情，同了那感念，蓋過了堂堂的大義嗎？」他這種似

恨非恨的意思，使我難堪。「你現在也明白了我這隱情嗎？」

停了一刻，又默默的自相問答起來：

樺 「她或者有理吧？如果我們要把別的心放開，恐就就誤了公益。然而

總是那公益……公益……公益……公益……

蘇 難道你憎厭那公益不成？

樺西里格外失望的樣子：

樺 憎厭……憎厭……是那裏的話？難道我那腦子，他要憎厭！

稍停。

樺 我們的人，那一個不願爲着公益，舍了他的性命。你是曉得的：我這條性

命，我不肯叫他零碎的消滅去，我不叫那魔力把我銷耗得乾淨。所以我

……

蘇 所以你……！

樺 硝，硝，硝……硝強！水銀！

正欲再說，忽然門鈴大響。昂東卽把外衣穿上。蘇斐亞敲着黑房的門，馬霞搶步的出來，束了頭上的圍巾，往外便走。不多一刻，馬霞同了兩個人進來；一個是看門的桑永，一個是警察員。馬霞裝着女僕的聲口道：

馬 太太！警察先生來了。

桑永立在警察員的後面，警察員神色嚴厲，開口道：

警 衆位請了。我想那不准收留沒有護照人的規矩，你們應當曉得？

昂東做出那假敬重的情狀，便道：

昂 足下敢是查護照來嗎？這里有一個親戚，他從開巫城來，現在他在那里睡着；他的護照，剛剛寄到。我就去招呼。

說罷，同進內室去了。警察員便把室中一切，烏溜烏溜的拿眼睛看個不停。一回兒昂東又走將出來，對着警察員道：

昂 請進來！

警察員便同昂東一同走進內室，樺西里斜看了蘇斐亞一眼，故意慢慢地說道：

樺 安娥還沒有來嗎？

蘇 還沒有。

便會過意來，馬上立起，走向窗邊，把那一盆花，移到桌上；裝着埋怨馬霞的樣子：

蘇 馬霞！你又忘記澆花了。你終沒有不忘記的事。

馬 啞！太太恕我，我現在便來澆着。

蘇斐亞也向內室去了。馬霞便取出水壺，把花澆過。靠了黑房門立着，對着門的說道：

馬 又是你去給警察報信的嗎？

桑 那自然，那是我應做的事情。你不要因此生氣。我並不是壞人，你是曉得的。

馬 呵呵！我曉得！

桑 馬霞，馬霞，我的好馬霞，不要譏誚我了。

望着壁上兩張的俄皇照相說道：

桑 那一張是尼古拉爺爺？

馬 都不是的。是兩個亞歷山大。

桑 這是什麼的？

馬霞一一的指着道：

馬 這是亞歷山大第二。這是亞歷山大第三。

桑 亞歷山大第一呢？怎樣有了第二第三，沒有第一？如果沒有他，那第二第三兩位，從何處來呢？

馬霞忍着答道：

馬 你這話是很不錯的。

桑水得意着：

桑 那自然，譬如穿衣服似的，有小衫外衣，沒有褲子，這成什麼一個樣子呢。

馬 實在是是的。我們要買到亞歷山大第一的像，才好。等我同太太來說着。

桑 我的主意，向來是不錯的……我出去了。我在外面候着警察先生罷。

馬霞故意同他調笑說道：

馬 如果我不放你去呢？

桑 哈哈……

又向樺西里道：

桑 你是新來的嗎……你住得遠嗎？

樺 很遠。

桑 請了，再見罷。

馬霞便送桑永出門去。不多一刻，內室的講話聲音，慢慢傳出來，昂東便隨了警察員一同走出。

馬上將三盧布的一張銀票，送將過去。警察員收了銀票，立刻把面孔放下來，對着昂東道：

警 我們當着差使，不過奉了敝局長的命令，也叫做沒法罷了。恕我擾了你

們。

大踏步的出門去了。昂東送了客，搖頭道：

昂 我的天呀！幸而護照有了，便三個盧布，就算了事；否則便添上多少倍，還不知怎樣刁難……哼！「不過奉了敵局長的命令」……

樺西里還把花盆放到原處。

樺 現在警察員已經來過，沒有看出什麼。我們印字局暫且可以無事。

昂 或者……但是今天我煩躁得很。我坐臥不安……

蘇斐亞從內室把黨大樂扶了出來。黨大樂工人裝束，身背彎曲，顏色疲乏，步履艱難，聲音低小，慢慢的扶着桌子，倒在椅上坐了；昂起頭，聽衆人說話。蘇斐亞向樺西里說道：

蘇 全靠着您，我們的朋友黨大樂，充做了克爾。

又指了指樺西里，向黨大樂道：

蘇 這是要替代他的朋友。

馬霞帶些嘲笑的样子，指了樺西里說道：

馬 他在這里過了四個月，他做工很好。不曉得爲了什麼，那新印的報墨，還不會乾；他便要預備走路，離開着我們……

樺 黨大樂幫着你們，定然比我還好。

黨大樂勉強的笑了一笑：

黨 那要做起來才好算。

伸手與樺西里握着：

黨 蘇斐亞告訴我那護照的事情，多謝多謝。

樺 到此地來沒有護照，那便危險極了。

黨 是的。但是那事情是忽然生出，我們的朋友救我出來，我在車裏，幾乎連換衣服的工夫都沒有，那里還想得到護照……況且我想無論如何，你們終可以代我尋得一張……然而我有一件東西，比護照還好！

說罷便從衣袋裏摸了一支手槍出來，伸手送到釋西里那邊：

黨 你看！這個東西對待那警察，比一切護照都好。

又切齒道：

黨 我再不要回到那里去了！再不要回去了……

衆人看了黨大樂，又是愛他又是憐他。黨大樂顫着聲，接連的說下。他的聲色，便同夢裏初醒過來的
來的一般。

黨 那牢監裏的情形，是你們萬萬想不到的。在監房隔壁的一位朋友，眼見

他的瘋狂，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我自己也想着，不久必要同他一樣。有時在睡眼朦朧的時候，忽然覺得把我提到堂上。審判官問道：『你的朋友某人，已經從實招供。他不過受了些小罰。你不肯爽快說出，這是你自己情願受苦。』那時我覺得事情已經漏洩，那是無法可施。祇得閉着口，忍着氣，由他去了。不料過了兩天，遠遠的看見那位被我夢魂猜疑的朋友，還在那里。那時我的心，同刀割一般。自己懊悔，不應當將壞念頭疑惑了他。但見他在對面監房裏，遠遠的望着我。那兩道又愁苦又煩惱的眼光，一直向我房前的鐵柵穿來。我的眼光，也不知不覺，穿將出去。同他的眼光，成了一個交線。我覺得渾身的血，頓時停止。我們那四隻眼睛，似乎要將世界上的罪惡，盡行提起。對面的朋友，一天忽然喊起。

說到這裏，黨大樂即學着當日的聲氣，高喊道：

黨 「社會革命！」

衆人都驚慌起來，不住的看着窗子。

蘇 我想無人聽得。我們不用着慌。

馬 這朋友是誰？

黨大樂咳嗽不止，低低的答道：

黨 梅利茲！

衆人齊聲起敬：

衆 梅利茲！

忽聞門鈴三響，蘇斐亞便立起來。

蘇 安娥！

蘇斐亞走往外邊，開了門，與安娥一同進來。安娥二十六歲，一頭光潤的烏棕髮，戴上圓皮冠，滿身黑色，一條狐皮的圍巾，圍在頸上，拖下了兩尺多，面上很柔和，又頗莊重，笑聲極清朗。同馬霞等一齊握過了手，細細看了黨大樂的面貌，殷勤的說道：

安 原來便是黨大樂。昨天我來的時候你還睡着。慢慢的人都來了。此地真是一個極好的聚會所……

與黨大樂也握過了手，便沿着桌子坐下。安娥講話時候，雖然面帶笑容，然略略有些驚怯的形狀，被蘇斐亞看了出來。蘇斐亞正要開口，忽馬霞聽了安娥對黨大樂講着的，不禁插口道：

馬 喜歡極了，實在說起來……

蘇斐亞不等馬霞說完，便對安娥道：

蘇 脫了你的圍巾罷。你爲何這樣帶着些驚慌？
安 請你們聽我講起那方纔遇見的事來：我出門的時候，覺得後面有一個

身材短小的人，跟着我。我就留神想躲避過。先想一直回家，覺得不好。又打算逕到這里，也恐怕不妥當。忽見有一輛車，在面前空着。我便趕快跳上。約十分鐘工夫，就到了五十六號的房子裏。我回頭看見跟我的人，也坐了車，正在那里下車，我就盡力躲閃。可巧這房子有兩個門，我就打別一個門穿了出來，又乘着空車，方才躲開。

說罷，又笑着。

蘇 真有這事嗎？

安 真有這事。

蘇斐亞指着安娥，向蘇大樂道：

蘇 這是我們傳信的好鴿兒。外面一切的報紙，信件，新聞，全是她給我們傳

送。那送信人，不過送送家信官報罷了。

又向安娥道：

蘇 安娥！今天你帶着什麼來？

安娥立起來，對着昂東道：

安 這裡來！你看！

開起皮夾，拿出許多件頭。

安 這是森彼得堡兩封信。這些是「光明」報的材料。這是兩個傳單，一個是調度起事，一個是爲着罷工。這兩件要先印，……這期的報，我想齊備了罷？

蘇 早摺好了。我去包了來……

安 最要緊便是那罷工的傳單，明天就要。

蘇斐亞將馬霞擲在地上的官報，拾了兩張，把「光明」報包裹起來。

蘇 你看這官報，到底也有一點用處。

昂東把安娥交下的稿子，送進黑房。從新又走了出來。馬霞在籬子上捉住一個蒼蠅。

馬 你們看，這蒼蠅是今年頭一次見着。

樺 放了牠罷！爲什麼忽然去作踐牠呢？

馬霞笑道：

馬 好一個慈悲心腸的人！

將蒼蠅放着。

馬 算了，放你去罷。

蘇斐亞包着報紙，一面笑道：

蘇 樺西里！你這樣慈善；你的硝強水銀呢？

樺 那不是爲蒼蠅用的。

說得衆人都笑將起來。

蘇 一齊完成，除了這一包在近地散布的，外面只剩得一張。

安 外省的全寄完了嗎？

蘇 外省的昨天就寄完了；你還沒有曉得？

安娥向黨大樂道：

安 黨大樂！現在請你把森彼得堡的新聞，說給我們聽聽看。

黨大樂笑着說道：

黨 靠着朋友們的運氣好，今年的警察，終算沒有什麼價值。

說得衆人亦笑將起來。

安 前一個月，我們還祇聽見黨大樂黨大樂的名字……現在黨大樂便同我們在一處了。

安娥的神色，覺得很喜歡。

黨 就是這麼一回事。逃得了，便就逃了。

樺 哼！你還不是在他們的手掌中嗎？要逃，便要逃一個乾淨，不要從這個牢監，逃到那個牢監。這印字局，比那牢監，還不如呢。你當初一徑跑往外國，比比地，那就妥當得多了。

黨大樂忿忿的立起道：

黨 你爲何不到外國去呢？你能耐得住嗎？……你能靜靜的……如果你還

要想着大眾……

聲音便格外的高着道：

黨 你能自己到外國去吸那自由空氣……當此地……

沒有說完，大咳不止。衆人看了，都不曉得怎樣纔好。

黨 我實在對你們說……若是我再落在他們手裏……

又咳將起來。他要強止着，便將兩手放在桌子上，把頭枕在手上，伏了不動。

安 世界上還有人！

樺 自然，然而我敢決絕的斷着，那更大的苦惱，還在後頭呢。

黨大樂勉強立起，聲氣微弱，幾乎聽不出來。

黨 我需要再去睡一下子。

伸手向安娥握着：

黨 我們可以在此地常見面。

又對樺西里道：

黨 我盼望你要做的事都順當……爲衆人的公益。

且嗽且走，衆人的眼睛，都送着他向內室去了。樺西里齧牙的說道。

樺 看呀！這便是我們的結果。

安 然而我們到底不讓。

樺 誰曉得？

安 樺西里！樺西里！這話是你說的嗎？

樺 什麼話不是我說的……如果我們不上緊……

安 怎樣的叫做「上緊」呢？

樺 你們曉得還有多少時候，可以做這印局的事嗎？不定那一天，那警察定要來搜查着。

昂 這有什麼法子？

樺 既然知道我們早晚要落在他們手裏，至少也要作些什麼事纔值得。

昂 有旁人來替着我們，我們，讓他如何便如何。儘管他那枷鎖來得厲害，也無奈我們的宗旨何！……終可盼望有新同志接續我們。

樺西里纏着眉說道：

樺 來一班，死一班！……往前進不了一步，白白的送了些可憐的同胞……中得什麼用呢？

昂東顯出苦惱的樣子道：

昂 樺西里！不要用那些苦惱的記念，傷這勇猛的雄心……到那夢想變成實事的時候……

樺西里亦很苦惱的道：

樺 夢想，畢竟還是夢想。我們空過了一生，不但那心裏所想的，不能看見，連一點曉色，都不能叫我們曉得是怎樣的光景。

昂 我們由他填了溝壑，也就算了。我想我們替大家的子孫，打着這麼一點根基；他們終會看見出了太陽的光明。

樺西里有一種耐不住的情狀。

樺 我們的忍耐力，也就算強了。如同禽獸一般，牢監罷，溝壑罷，都填塞得滿

滿……沒有曉得，時候已經到了！你們不覺得嗎？這個時候，俄羅斯正同那火藥房一般，所少的，就是一點發火的炸藥。

昂 你不知從那里想起早哩！早哩！

搖頭道：

昂 等我們的鉛字磨壞了，再鑄鎗子，還不遲哩！

樺 你們蒙了頭去幹那些小事……你們在地底下作工，同老鼠似的；這叫做傳達宗旨嗎？

蘇 我想離着東方發白，還是很遠。

樺 我告訴你罷：天明的時候，實在是近了。這也好算是，該醒的時候了。
昂 你講的離實事太遠。這些人還不是睡着嗎？還不是睡得很有趣嗎？

樺 你不信，你看，你手邊那張「光明」報，止要過了十天，定然是又穢又破，

連字都識不得；也便可見得同意的人，如此……

昂 但是，還有那四鄉呢？……那裡的多少兆人，不是還睡得動也不動嗎？

樺 那許多人，他們的血，是一滴一滴的零碎流。

又忿忿的道：

樺 這些流了血，自己都覺不得的人，慢慢的聽他消息，真是一動也不動。這

些四鄉的人，如果你同他說什麼困苦，他們好像耳朵裏也沒有進去，如果你說要幫助他們，他們反而疑心起來。須得你自己，先能夠被那如江如河的血流，衝將起來。他們自然也就鼓舞着，跟着我們動了。所以這個「血鐘」應當響起來；越響越高。不到那全勝的時候不止。

安娥坐在那里，呆呆的聽着。聽釋西里說到此間，忽立起來，長篇文章的議論，聲氣急促得了不得，越說越高，忿激非常。

安 那困苦實在是難堪！必須要那「血鐘」一齊響起，響一個不了，叫各處都能聽見。昂東呀！我們沒有這許多時候，去挨家挨戶的，喚醒那一個個的同胞。必須要那四處的警鐘，一齊響將起來……看呀！各處全……那鄉裏人，也便初初的醒來。他們本在那里爲了飢荒兵役，反對重稅……趕快前進呀！他們必可以受我們血鐘的感動……我相信那血鐘的聲音，定比一切「光明」報罷，什麼罷，都有氣力……就使響一聲，落了一條性命；終究值得。你的性命罷，我的性命罷，任憑牠揀着便了！

衆人聽得，都看了安娥出神。安娥的聲音，越發激烈起來。

安 他們的勇氣，從此也就鼓舞起來。大家從此不把那犧牲己身的，看做賊匪，定把他看做聖賢。血鐘的聲音，愈響愈宏大，愈響愈高朗……衆人在後日享得和平安樂，愈……我眼看見到了此時，好像春天這麼和暖，夏天這麼長久……從此也沒有礮聲……也沒有亂耗……也沒有什麼叫做帝王……惟有那光輝的白晝烏！

被安娥這一鬧，那盞掛在上面的燈，忽然的燈心縮了進去，頓時房子裏黑暗起來。從窗子裏看去，街上的燈光，隱隱約約，可以辨得。蘇斐亞也不管房子裏黑不黑，急急的向衆人道：

蘇 你們聽見嗎？你們聽見嗎？這「血鐘」的響？

馬 這幾千幾萬人，把明晃晃的刀鎗……

安娥狂喊道：

安
明天！

昂東苦惱得不堪，搖頭道：

昂 不要說罷！不要說罷！

馬 這奴隸的境界要了結了！

安 這俄羅斯要自由了！

昂 不中用的夢想！不中用的夢想！

說罷，傾立上椅子，把燈心旋起；從新亮着。蘇斐亞馬霞看着燈，不作聲。安娥又鼓舞起來。

安 爲了這種大義，犧牲條把性命，受些苦刑，算得什麼！用這全體的苦，比較起來，那個人的苦，算得什麼！我相信，惟有那犧牲性命，是最有力量的！那無辜人的血，是最有力量的！

樺 但你的這麼一個信心，又有什麼結果？

安 我們都是那一條宗旨……不能爲了個人的困苦讓步。

樺西里將手中馬霞給他看的書，向桌上擲着。

樺 多說何益。實事爲先。

在地上走來走去，看見安娥有些不樂，便向前陪罪。

樺 得罪！得罪！請恕我在我們同志，這算不得什麼。

安娥微笑道：

安 我曉得……這不過是你的熱心……熱心公益，這是很好！

樺西里裝做不聽見。

樺 你所說的個人困苦……你不知道，牠可以搖動人心嗎？

安 我輩中人，誰沒有些困苦呢？

樺 我說的困苦，是別一種的困苦；不能拿言語去形容的……牠可以弄得你，離了牠便不能生活的樣子……或是把牠除了去，或者自己死了，沒有別的法子。

安 娥顯出不放心的樣子。

安 樺西里！你這話不過是說說罷？你不過是就理論上說罷……

樺西里含糊的答道：

樺 或者。

安 我剛才實在替你有些害怕。

好像譏笑似的，又說道：

安 或者是個女人的……

樺西里面孔發了赤，急辯道：

樺 不是……不是……如果要……

安 我勸你留點兒神……那女人，決不是男子的一個好東西，她能衰敗那男子的志向，增起他的畏懼心來……

樺西里大步緩行，忽高喊道：

樺 是的！是的！你的話很有理。是的！

就取着帽子。

樺 各位！再見。

逕向門外跑。

昂 爲什麼走得如此快法？不要忘了那新鉛字。

要出門追去。樺西里已經跑得毫無影蹤。昂東便把門快快的關了。安娥顯出很憂戚的樣子，停

了好久。

安 我也要去了。

一面披衣，一面說話。

安 樺西里是怎麼的一回事？

向蘇斐亞道：

安 你曉得一點嗎？

蘇 你剛纔也會猜着一點……樺西里是愛情的……

乾咳了一聲，又道：

蘇 彷彿是……

安 可憐的孩子！

一面向大家握手，一面說話。

安 他四個月不曾離開這里，他什麼就弄到這步田地！

用眼睛偷看着蘇斐亞。蘇斐亞故意含笑對着安娥。安娥便有些會意。頓時悵悵的，收着桌上的皮包，把首微點。

安 再會了！

也急急出門去了。蘇斐亞與馬霞，各自坐着，並不言語。昂東看了她們一看，即到內室拿出一個燒水的小酒燈，放在桌上；又把一個水壺，放在酒燈上面。又看了蘇斐亞馬霞幾眼，便在室中走着，形色很覺忿忿的道：

昂 何以大家都不開口！

忽然的打起戰來。

昂 何以忽然的這麼冷？

蘇斐亞有氣無力的念道：

蘇 血鐘……

馬霞也一般的神氣，喃喃的念道：

馬 明晃晃的刀鎗……

昂 全是夢囈！

坐下了，在衣袋裏拿出剛纔寄來的照相，遞給蘇斐亞。

昂 還是看看這照相，有味一點。

忽又立起，向窗外張着，回轉身來，面有驚惶之色，將手指捺到頭髮上。

昂 外面有人……

又不住的走着。馬霞立刻也向窗外張看，便道：

馬 你又來了！那是過路人。你想要怎樣？現在警察已經查過了護照，很合了

他的規矩，還怕什麼呢？

昂：誰曉得究竟如何……倘或疑心起這護照是假的來呢……馬霞！你那

里經過閱歷。我們當格外小心！就是格外小心，還怕不行……譬如有一個不相識的人，躲藏在我們的大門裏頭，我們是不曉得，也許就可以惹起人來搜查我們。

馬霞便哀求着昂東道：

馬：昂東！難道你沒有一點可憐我們的心嗎？爲什麼拿這種無影無蹤的思量，來恐嚇我們？我求你不要這麼暴躁罷！

昂東不作聲，便跑到桌邊坐着，自言自語道：

昂：如果這個倒運機器，可以少一點響聲……

馬 你一定要離開此地才好。不然你真要弄成病了。

蘇斐亞把照相遞給昂東。

蘇 我要看賽爾加去；我們一同去，好不好？

馬 你們看着罷……一個月以後，我同黨大樂兩個，可以了得了這裏的事。

……你門至少可以離開此地幾個禮拜……

昂東做着不信的樣子，不作聲。大家也不作聲。忽然昂東立起來，側着耳朵細聽。蘇斐亞同馬震，看了他很驚。昂東便發出一種極恐懼的聲音，喊道：

昂 那里……門外……我們的事情壞了……

蘇斐亞同馬震，正要立起；早已叫門鈴響一個不歇。

蘇，馬 阿育！

用手抱了頭，三人面面相覷，如同泥塑木雕的一般。黨大樂從內室搶了出來，喊道：

黨 警察嗎？我自己留一鎗。

便拿出手鎗。

黨 其餘五鎗供給着大家用。

說罷，仍走入內室去了。此時門鈴聲，同敲門聲，響得潑海搖天。蘇斐亞驚得把魂靈都出了腔。

蘇 昂東住址單呢？

昂 馬霞把門倒鎖了。

馬霞便去鎖門，又抵住了，不顧他們叫喊。昂東走進黑房，取出一切信件。蘇斐亞便將水壺取下，將黑房裏取出的信件，立刻在酒燈上燒將起來。又聽見內室放鎗聲，有人倒地聲，連着門外的打門聲，便叫戲臺下的看客，也驚惶得不知所措。蘇斐亞在百忙中喊道：

蘇 馬霞！窗子上的花盆……

沒有說完，警察員早已打破了門，湧將進來。把昂東，蘇斐亞，馬霞，一齊反接了手，馬霞不曾來得及取下窗子上的花盆。警長第一聲開口道：

長 誰放鎗？

沒有人應着。一個警兵在內室門邊，看見黨大樂的屍身倒在地上，便指與警長看。

長 呵呵！你們有旁的軍器嗎？

沒有人應着。

長 說呀！從那一處搜起？

沒有人應着，便向警兵說道：

長 先搜他們的衣裝！

警兵一一的搜去。馬霞抗拒。

馬 不准你們來動我！

長 拿住了她，我親自來搜。

昂 可憐的馬霞！

警長向昂東蘇斐亞怒着道：

長 沒有工夫許你們說話！

又吩咐警兵道：

長 在門外守好，如果有人來，不要讓他拉鈴。

兩個警兵得令，走了出去。警長又對別的道：

長 各處搜去，所有一切的东西，一齊送來我看。

衆警兵便將箱子，櫃門，抽斗，一一的翻倒起來，所有破書，舊紙，連那不曾用過的印報白紙，通通

送到警長面前，警長一面翻看，一面對昂東問道：

長 你叫什麼名字？

昂 我叫昂東！你怎……

怒目的對了警長；警長似乎着驚的樣子，忽又放下臉，假笑道：

長 哈哈！原來是你？

昂 有錯嗎？

長 不錯！不錯！過一回兒再說……不要忙！不要忙！我們有的是時候。慢慢

來，慢慢來……哈哈！呵呵！我的朋友們，早先爲什麼你們不放我們進來？

……好堅固的門呀！還是兩重的門。待我看來……不忙！不忙！

這個時候，警兵將昂東三個人，已經放鬆了手，昂東便挨近窗子，用他的肘子，把那花盆翻倒。警

長大喊道：

長 我說過不准你動！你裝起這種樣子，也沒有用……現在太晚了。

昂 人多，太熱，開開窗，不好嗎？

長 哈哈！窗戶還是閉着好……我們曉得這個花樣……你還替你的客人害怕嗎？……不要忙！不要忙！呵呵……我允許你，我們一定好好的接待他們。

似笑非笑的，指着外邊道：

長 已有人在那里等候哩。你可以放心！我手下的人，必定好好的接待他們。

說罷，又將燒過的字紙檢着：

長 都燒了！……然而不打緊，等我慢慢細看。

拾起照相一張，遞給警兵。

長 一切的東西，都用心收起，不要失落。

蘇 那是我們小孩子的照相。

警兵正鬆鬆的扶着她，她一面說，一面鬆脫了身體，伸手去搶那照相。

蘇 請還了我！

警長對警兵道：

長 緊緊的拿住了！

又對蘇斐亞道：

長 不准動！

警長看見搜出的印報白紙，很覺奇怪。

長 都搜過了嗎？

衆 唯！唯！

警長向四壁捫着，摸到黑房門口掛着的氈毯，覺得內邊是很不結實，便揭開氈毯一看，樂得了不得。

長 哈哈！原來是一個好地方！我想裏面必定藏些好喫的東西罷……不要

忙！不要忙！

便大步的走進黑房去了。昂東三個人看見如此，只得暗暗的叫苦。只聽見警長的冷笑聲音，又隱隱約約的聞着，聽他自言自語道：

長 哈哈！很體面的一個精緻小印書機器！精緻得很！

走出來，磨拳擦掌，對昂東等做出大大快樂的樣子道：

長 這是很有味的事！我正要給你們道喜哩！爲什麼在我們跟前，反要這麼躲避起來？我實在替你們可惜。你們看！安排得真是不錯！又是上層，又是下層……現在且不要說閑話。且等我看看印的是什麼好東西。拿紙來！

警兵便將白紙給他；他便從新走進黑房，不多一刻，機器便吉軋吉軋的響將起來。昂東苦惱得很的樣子，對蘇斐亞道：

昂 可憐！我的機器，落在他手裏……

機器響了幾聲，便停止了。警長拿了印好的一張，走出黑房，坐在小榻上，對了燈光，看了一看，口

中念道：

長 「光明」報！

做起一個驚怪的樣子，兩個眼睛，把昂東等三人溜來溜去，注射了幾遍；又裝出假敬重的神氣。

長 呀！原來你們就是做「光明」報的人！

立起來，跑了幾步，從新坐下；現出一種極得意的顏色。

長 真正想不到！真正想不到！哈哈！慢慢的來！慢慢的來！

正要把報紙讀起，忽又停止，恨恨的道：

長 到底有這一天，「光明」也就從新黑暗着了！也會完了！

昂 完不了！你看那第二十七號，一月以後便出現。

長 看呀！看呀！

警長方要讀下。

昂 我們的朋友，向來不曉得什麼是一個難字！

警長正待開口，忽叫門鈴響了三聲，昂東等三人聽着，驚得呆了。一個警兵進來回語道：

兵 剛纔有一個人來扯鈴，見了我們，飛着的跑開。現在已有人跟了去，看他的動靜。

長 一個小兔子，放他走了嗎？不打緊，一回兒就追着他了。

把報紙看着。

長 大文章！

低聲的讀了好久，點頭道：

長 不錯！不錯！他原來就是那罪惡滔天的主筆。

向昂東道：

長 鄔羅甫已經說過了，他實在有理！

把印刷的報紙，看了又看：

長 這叫做什麼東西；叫做印刷物嗎？好！幸虧有了那印刷發明家願登布。倘使我將來過森彼得堡，我便要到他石像上，唾着幾口，酬謝酬謝他這害世的功勞。

守門的兩個警兵，一同走了進來。昂東等知道沒有追到什麼人，把心放下了。兩個中間的甲，手中拿着一個小包，彷彿同釋西里所拿的相像。

甲 那逃去的人，他用這小包打我們的腿。

甲又看了乙一眼。

乙 真是這樣。

警長氣極，向甲道：

長
你？

甲駭軟了，說道：

甲 我不會到大門的時候，他已經把在台階上燈火滅了。

警長大喊：

長 這個畜生豈有此理！

恨恨的問昂東道：

長 你說！你說！這究竟是誰？

昂東不應。

長 說嗎！這究竟是誰？趕快說出來……我同你說話，你不聽見嗎？

昂東終不理他。

長 唉！過一回兒，我看你說不說。哈哈！

大叫道：

長 這羣東西，還了得！

昂東聽了，不耐煩；忍不住的擺脫了警兵的手，向警長撲去。警兵疾忙把昂東推倒在小榻上，兩個警兵儘命的扭住了他。此時蘇斐亞同馬霞都哭喊起來。警兵也把她們兩人緊緊地縛住。警長大踏步到蘇斐亞跟前。

長 你這小東西！你想怎樣？

蘇斐亞氣得越發苦楚。

長 還不會哭完嗎？

馬 難道連我們自己哭的權柄，都沒有了？

長 哈哈！你還敢叫嗎？你這小東西！哈哈！像你們這班東西，還不是要你們怎

樣，就該怎樣嗎？哈哈！

警長的笑聲，同馬霞等的悲啼聲，正嘈雜得一個不了；戲臺上的繡幕，便垂了下來，第一場完畢。

第二場

臺上裝着一間尋常俄國人家的客堂，中間放起一個長桌子，旁邊散放着椅子三四張，靠牆放起兩張小榻，一東一西。東邊小榻的盡頭，便是這客堂的入口，西邊小榻上面，是兩扇窗子，一齊開着。窗子外面有一片空場，場上造一座教堂；現在正是黃昏，不能在這窗子裏，看清這教堂是何模樣，從這窗子開着的區處，轉到北面牆上，又是一個窗洞，窗子一齊關着。兩個窗洞的中間，釘起一個衣鉤，一條濺了許多泥的褲子，掛在上面。

剛把帳幕揭開來的時候，樺西里正斜倚在東邊小榻上。又有一個銀行商人，年二十四歲，鬚髮棕黃，身材頗長，性格溫和。又有一人，叫做葛高，年二十八歲，着一身工人衣服，神色強悍。又有學生一個，年十九歲，穿着學生衣服，激烈好動。更有一個三十五歲的醫生，一頭黑髮，四面垂起，衣服既

然整齊，舉止亦很穩重。四人或坐或立，一面飲茶，一面吸煙，大家正在那里大聲的爭論。學生看着

衆人搖首道：

學 這班俄國人……低首下心的，難道是在候死不成？如果你們不願意活

下去，那性命也需買一個價值；也用不着白白的送了……擡起頭來罷！

是時候了。還要等我把你們講給我聽的話，重新說起一遍嗎？……那警

察搜索我們革命黨，也好算不遺餘力……印字局也查出了……捉去

的人也很多了……據着一點不相干的形迹，要搜便搜了……你們還

等什麼？我們的朋友，在那牢監裏，知道沒有什麼指望，也就情願餓死了，

……你們究竟還等什麼……

醫生插口道：

醫 我還沒有講得完全。那最……最是那年輕的女朋友一件苦事……那女朋友叫做馬霞。

樺西里急急問道：

樺 馬霞？正是印字局的女朋友。她究竟怎樣？

醫 烏！那牢頭禁子的頭目，他說犯人應當詳細的標記出來，故此把她當了許多警兵獄卒的面前，脫得精光。

學生聽了，氣得不堪，罵那頭目道：

學 你心滿意足了嗎？

醫 在牢監裏的人，差不多已經全曉得這個新聞，他們有一個敲壁傳信的老方法，從這間傳到那間，一路的傳過去，便通通可以傳到。昂東曉得了

這件事；他便請着到獄監那里去，有話說。可巧遇着巡撫，也在那里。他就把馬霞的事，一五一十的，訴說了一遍。巡撫聽了半天，慢騰騰的，回答道：『卽或有這些事，我便不說出來了……然而……』這聽不出意思來的幾句話，便是遇見巡撫的結果。

學 真正令人髮指！

樺 你曉得點蘇斐亞的信息嗎？她也是那印字局裏的人。

醫 她現在在牢內的病院裏。

樺西里驚愕道：

樺 她病了？

醫 不知怎麼樣，她剛剛拾到一塊玻璃；她便將這玻璃，把她的喉嚨亂刺。幸

虧被禁子隔着門縫看見了，才沒有放她尋死。

樺

沒有旁的消息嗎？還有旁的消息，說到昂東嗎？

醫

旁的消息，一點也沒有。沒有曉得昂東是怎樣

葛

管賬的那銀錢的問題，現在怎麼了？

銀

現在收進的，有三千四百個盧布。外省的一個裁判官，給我們寄了兩千

個盧布來；他不願意叫人曉得他的名字。現在我們的開消，大得了不得。

我的老板，還沒有給我寄錢來。這幾天，我正等他寄五千盧布來。就是報

紙一項，已經用去了六百多；還有運費，不會計算在內。

葛

你要不提起，我到忘記了……那報箱，已經冒充着商品運進去了……

葛高摸出一張紙，送與銀行商人道：

葛 你看這個電報！

銀行商人接着讀道：

銀 「馬禮」好。

讀完了，點一點頭，遞給葛高。

銀 你已經尋得一個運送店，好做這個事嗎？

葛 有倒有兩個，但是很爲難，正在那里籌畫呢。

學 印刷物有什麼用處！還是製藥店好得多！

銀 要趕快安排出印機來才好。不然，就不要說那運送的艱難同危險；而且

森彼得堡的朋友，也萬難再管着這印刷的事了。

醫 總而言之，要趕快把「光明」報接續的印起來才好。

銀 真正不巧……現在罷工的事，如此發達；沒有結實的報，鼓他們的興會，越發高起來。

學 我說……還是火藥！

醫 這孩子！太多說話了！稍爲忍耐點兒罷。你不曾深曉得這個危險，怎麼好逞了那發狂的躁急氣；你不怕壞却我們的大事嗎？況且那性命，也不能由你這麼的輕易犧牲！

學 就是利用這個怕的心，把人類也幾乎剪除淨盡了。他們的法律，道德，那一條，不是對了那怕的心造成的嗎？

樺 這正是「血鐘」響動的時候了！

學 好一個「血鐘」！他能把全地都震動到，驚醒那尚在睡夢中的人。

醫 但是，我們終得沈靜些。如果盼望我們黨裏的聲勢長大起來，須得要同

別黨聯絡。如果我們……我恐怕他們便要遠避我們。

學 那許多不相干的新黨，要他們遠開些才好。這班有氣無力的人，差不多已經駭糊塗了。

銀 昨天的腐敗人，就是明天的腐敗人。

學 這叫做奴隸終是奴隸。

醫 什麼話呢！

學 究竟是要實做，還是作個空想？可惜那好時光，空空的睡過！

又顯出很性急的樣子道：

學 大家全在那里做好夢！你們太迂緩了！難道是被那些閱歷，把你們的膽

子都駭破了嗎？

葛 不要急！不要急！我們都在這里細細聽你的話，沒有人說你說錯。

轉過身去對醫生道：

葛 我們全主張這個意思。是不是？

醫 但是我們不要弄得孤立了才好；不要離了那一般的新黨。

葛 遲早，他們同我們，必要決裂了爲止。

學 算了！我們連着他們，能做出什麼事來？就是他們喝醉了，說起頌詞來，還

恐怕連那天經地義的「自由」兩字，都不敢響響亮亮的說出來。

銀 全是讓這「死」字駭住罷了。

學 他們頂高的思想，不過是君主立憲爲止了。

葛 我們不要忘了那罷工的事。

將孟子頓着桌子。

葛 那罷工的事，一定要望牠成熟。恐怕那罷工人的勇氣衰了；所以工會打定主意，要做將下去。今天下午，他們聚集在五處教堂。

指着窗外道：

葛 這三聖寺也在其內。……隨後又叫這五個團體，聯結起來，齊聲唱着，一同回去，把那團體的情意，鼓舞一番。逞此機會，我們也好一鼓作氣的接連做將下去。……所以今天這麼一個行動，關係也算很大。昨日我一家一家的都去跑過。……大家的與會，都極好。這件事，必定有一點結果。但是不要擾亂了他們，以致散亂起來。這件事，十分要緊，我們須要格外的

留意……所以我已經警告了巡撫：告訴他，「這幾天有罷工的事，倘若不干預，他們自然和和平平，各回各的地段。如果要干預着，你早已有應得之罪，今番便定然不教你逃却。」我告訴他，含糊糊，但說一個「這幾天」，因為不要叫他對了「今天」，特別的預備起來……我想這巡撫，這回也許讓點步……或者遲了明天，他演那送行戲的機會……

衆人都笑將起來。

葛 不要笑，那要演的戲，實在是給那歌妓「扶樂」送行。

醫 「扶樂」是他的小老婆？

葛 我打聽得已經清清楚楚；他一定上那戲園去，看完了才走……這也自然，那園門是定然防得很嚴……我又聽說他的車，不走園街，定走宮街；

待我再去打聽。

學 然而至少要兩個人，一條街一個。

很喜歡的道。

學 我可以算得一個嗎？讓我去……

學生同葛高一班人，在那里興高采烈的發議論；樺西里便悄悄的立起來，拉着醫生在那里商量。

樺 我的朋友！我誠心願去！我老躲在此地，便不曉得幾時方休……我也不願再離開這裡……我想我的性命，早已允許了這「宗旨」。這話是透透徹徹，從我心上發出來。我並且知道我自己，除了這件事，也沒有什麼，可以給公益上用着。

少停一刻，醫生不作聲，樺西里又發出一種哀痛的聲音，說道：

樺
不要阻遏我這……得着這一個機會，我自己也大大的得所了……我的手法，也還算得很準……你也向來知道的。這件事我最相宜。

樺西里與醫生講到一半的時候，大家早已住了口，聽樺西里一個人說話。聽到這里，葛高便鄭重的伸起手來，與樺西里握着。銀行商人聽了，很難過，便立了起來，神色像很不安的，嘆氣道：

銀
這倒運的錢累着人！

葛
却不要這樣說罷！若不是你籌畫着這個錢，我們便一樣事情都了不了。
……你是我們極緊要的幫手……倘若沒有了你，我們可以一點方法也想不到。你想不是這樣說法嗎？

銀行商人垂頭喪氣。

銀 我拿出幾個臭錢，算得什麼。安穩的看看旁人，準備了性命，一條一條的送着唉……

葛高顯出不要聽這話的神氣。

葛 你真也叫做無法可治算了，我們應當散罷。

對着學生道：

葛 你同我去；我們還得再散着點傳單才好。我上大街上散去；你便在這里三聖寺前散罷。

指一指衣架，又說道：

葛 一件外衫，一雙靴子，趕快換上；不要耽誤工夫……明日定有一個熱鬧好看，大家候着罷……再見我的樺西里！

又對醫生道：

葛 我們一同走罷。

葛高同醫生匆匆的去了，學生便在那里換起那藍布的工人外衫來。銀行商人走來走去，坐又不好，立又不好，喃喃的自言自語；忽然拿起衣帽，同樺西里及學生，握一握手，也便走出。

學 我們的掌櫃的也不用傷心。

學生說完這兩句話，便跟着銀行商人，也要往外邊走，對樺西里道：

學 再見了……但是，我纔剛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昨日我把你的住址洩漏了。

樺 你告訴誰呢？

學 我告訴安娥。

樺里西疾忙的問道：

樺 你已經同她談起她現在怎麼一個模樣？

學 昨日她在大街上遇見我；她說她自從印字局查出之後，她就躲避過一陣，現在她不住在從前的舊房子裏；她到城裏，與她的姑母同住，據說那邊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危險。她打聽着你的新聞，我便把你的住址開給她了。

樺西里似乎含着怒意道：

樺 你爲何……

學 她殷勤的問，怎好……

樺西里又驚又喜。

樺 殷勤的問？

樺西里沈吟着，也不理會學生，獨自在那里出神。學生就向門外跑去；剛剛一個打掃的老婆婆，名叫阿姨媽，拿了打掃的傢伙，推門進來；學生便道：

學 你好呀！你好好的看護我們的樺西里罷。好好的看護他，同你自己的眼珠子一樣罷。

阿姨媽年紀六十以外，鬢髮半白，雖然一條腰彎成了一個正角，然而神氣還不十分衰頹。

阿 我看護的人也不少了……向來沒有遇見什麼事……向來沒有……
學 可不是！

向樺西里道：

學 她侍候着我們，已經很久了。她是邵德樂的奶媽。自從邵德樂在一千八

百八十五年受了絞首的死刑……從此她就在……

樺西里裝做不聽見。學生回過頭去，向阿姨媽戲言道：

學 如果我們有寶星，你一定得那頭一個；但是，除了皇帝，沒有別人有權。

大笑着。

學 再見！

匆匆的出門去了。阿姨媽打掃着地板，又把桌子上的盆子，倒了零碎東西，一齊收拾起來；一面

喃喃的嗟怨道：

阿 皇帝……皇帝……皇帝……

此時樺西里睡在靠窗的小榻上。阿姨媽走向樺西里榻旁，又喃喃道：

阿 不曉得他還要同我們撐持得多久？不曉得我們已經等了多少年了。

樺西里裝做不聽見。

阿
唉

仍然揩抹桌子。樺西里把背皮靠緊了牆，閉着眼睛，口中微微唱那極悲涼的小歌。阿姨媽聽了

搖頭道：

阿 你有傷心的事嗎？

樺西里向她看了一眼。

阿 我曉得。

樺西里微笑。阿姨媽得意着道：

阿 是不是你不能瞞過我老阿姨媽。

一面還是收拾。

阿 你們多少官官，我知道個個是好孩子。

擡頭看見牆上的褲子。

阿 總要把褲子掛在牆上。

把褲子取下。

阿 一個個全是一樣。

樺 不要吵了，我們是這個脾氣，那有什麼法子呢？

阿姨媽坐了，便把褲子刷起。

阿 我認識你們了……全是一個樣子。

把椅子近着樺西里道。

阿 你不曾聽見說過邵德樂嗎？

樺 那一件事？

阿姨媽打起精神道。

阿 我是他的奶媽。

坐在釋西里榻邊的椅子上。

阿 可憐他的母親，在生他的日子，就死了。他們家裏就把他託給我。好一個體面的孩子！我從沒有再見第二個。……他的溫和，同一個女孩子一般；他的慈善，簡直是一個小菩薩。

搖頭道：

阿 但是，他心腸太熱。……一天夜裏，……那個黑暗淒涼的夜裏，……差不多十二點鐘的時候，……那警察來了，……狗也叫起來了，……從這個時候，他們把邵德樂鎖了去。我們以後就終沒有重見。……終沒有……

阿姨媽說到這里，帶哭的又說道：

阿 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能見他一面。聽人說起，他的父親，一夜工夫，就把頭髮都愁白了。……我也不能見他。……臨拿去的時候，我要同他握着手，

那警察都不准……不准就罷了，他們還拿着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

益發悲傷的道：

阿 從此就不能再得他的下文……我的邵德樂……我的邵德樂……他連二十歲也沒有到……這羣強盜！這班賊子！我永遠不能忘記着恨他。

……

又低聲問樺西里道：

阿 你姓什麼？

樺 要知道我的姓，打什麼緊。我的朋友，管叫我做樺西里，等我死了，他們說起我來，還管我叫做樺西里。別人用不着他曉得，誰是樺……

阿姨媽聽了不作聲。少停一刻。

阿 呀呀呀！我忘記對你說了；我真是老糊塗了。我們鄰家蘇奶奶家的兒子，剛纔來要見你；我不會放他進來……他一定要問什麼時候可以再來。

……你們的朋友，都愛着這孩子。

樺 自然！隨他喜歡什麼時候愛來；便來罷了。

叫門鈴忽然響了三聲。

阿 又有人來了，沒有比你們的客人再多的了……不知又做什麼……

樺 如果是女客，你一徑讓她進來好了。

阿姨媽出去開門，樺西里性急得很，在榻上起來，急急的高聲問道：

樺 什麼人？

阿姨媽進來回報道：

阿 一位男客。

樺 誰？

阿姨媽重新出去問了，又回報道：

阿 叫做顧安士。

樺 是顧安士嗎？

阿姨媽一面走出去，一面答道：

阿 他說是。

隨即顧安士走了進來，年組二十四歲，華冠美服，與樺西里的豐采，迥然不同。樺西里見了，不勝驚異。兩人且不管三七二十一，互相抱着各人的頭，行了一個最親昵的禮，顧安士先開口道：

顧 你近來好嗎？

樺 你如何能尋到這里。

顧安士脫了外衣。

顧 我遇見葛高，他像不認識我的樣子，我追着他，只管叫他的名字，他方纔立住。

樺 那麼說，我的住址，是他給你的嗎？

顧 我把他叫住了，他四面張望，恐有旁人聽話的樣子；我同他說天說地的，安慰了他一番，他方纔的略說了一點……爲什麼你換了名字？想是爲了危險的事情？

樺 可不是嗎！

顧 爲何你離開巴黎，這樣的匆促？忽然一走便走了，沒有一個人，接到你一個字。你寓處的看門人告訴我，他說你搬了家了。過了十天，我方纔打聽出來，你已經回了俄國。

樺 讓我來告訴你這個緣故；因為俄皇處處把我們留神。德國的柏林，瑞士的日內瓦，奧國的維也納，法國的巴黎，各處都派了偵探，叫他們暗探我們的行蹤；等我們一聲回國，就有人馬上把我們在邊界上接着。你曉得，我是因為要躲避這官場的接待，所以我動身的時候，祕密起來，悄悄的躲了回來，好接續了幹我的事。

顧 真是可惡，又可怕！

樺 正是這樣說咯！有什麼法子呢，我的好朋友……你們得到了好久的東西，我們還正在這里流我們的血，犧牲了個人的自由，拚命爭着……唉！然而有什麼法子呢？靠得住的，也止有這犧牲罷了。

好像躊躇着的，接說道：

樺 縱是捨了那可貴的性命，然而給人類買回來的也不見得很少。

顧 你同葛高，還有你們的多少朋友，我向來都欽慕得很。你們迴然與我們

西歐洲的人不同。

樺西里顯出憂苦的樣子道：

樺 這是我們處着的地位，與你們不同。還不上二十歲的時候，我們就……

顧安士聽沒有完，便很憐惜起來。

顧 我的可憐的朋友們！

樺西里益發悲傷道：

樺 可不是嗎？你們西歐洲的人，自然很與我們表那憐愛的同情；就是幫助我們的資財，也就不少……但是天下有可恨的事，你們西歐洲，這幾時，幾乎連一瓶血，也沒有算流過；我們血，是流了已經有一百年，積起來，可

以成一個小小的血海……你們却只要息心靜氣的，站在壁上，做一個旁觀，你們自然儘享你們的自由幸福。

顧安士冷笑道：

顧 啞！幸福！你們便自然羨慕着西歐洲，也足見你們處着的地位更苦！

樺 我也知道。我就不嫌老實，要實在的告訴你們：如果你們肯同我們一樣的受着苦，去運動，你們便更有進步了。

顧 不要忙！慢慢的，自然到了這個地步。

樺西里搖頭道：

樺 水是燒得溫了，還得意的在那里浮游。你們怕費事，你們怕流血，看了我們死鬪，同着看跑馬一樣，任憑那一家得勝；終可算替你們西歐洲，在人

道上留了一個可記念的大恥。

顧安士慢騰騰的答道：

顧 叫我們也有什麼法子呢？

釋西里恨恨的道：

樺 長着了這樣的一種瘤，非開刀不可。俄羅斯便是歐洲的一個大瘤！

顧安士也性急起來：

顧 我們自己那一件污穢的衣服，還洗不起來……

樺 難道大家不明白這個道理？我們的蝨賊，便是你們的蝨賊，凡是做民賊的，便是世界上的公仇！

顧安士向懷中取着時計看過，笑着道：

顧 等你心火消了些，我們再談；我現在同柯肅甫有一個約會。

樺西里注意了這句話，問道：

樺 什麼？你認識柯肅甫嗎？

顧安士一面穿起外套，一面笑說道：

顧 去年我們在比國遇見，便成了朋友。

樺 這極好了。他同那獄監，是極好的朋友。

着力的叮囑道：

樺 你應當幫我們的忙。

伸手與顧安士握着。

樺 你明早十二點鐘以前，來這裏罷，但是你要留神，你和柯公爵，一同在街上，多走了兩遍，再轉到此地來，包管便沒有事……到底你這一回，爲什

麼事，上這兒來？

願 我止爲商務，從比利時京城勃魯塞，往「巴古」路過此地，可巧在街上遇見葛高，又聽說你也在这里，那時我喜歡得很。我回到勃魯塞，要在兩個月之後。

說罷，就作別出門，樺西里又追到門口說道：

樺 你明天準來罷？

不曾曉得願安士怎樣回答，早已門鈴響了三聲，樺西里看是何人，進來的便是蘇沙。年紀十六七歲，穿着學生的制服；與樺西里握手畢，在衣袋中拿出小書一冊，遞給樺西里道：

沙 多謝！多謝！我不知道如何謝你好。
樺 已經看完了？

沙 看過兩遍了。

樺 果真？

沙 我恨不得喫了牠下去……樺西里！請問你，你遇見什麼樣人，才能引他做個同志……像我這樣，也能算得嗎？

樺 你也熱心着這些事嗎？

蘇沙極殷勤的道：

沙 我情願把這校衣撕了去，跟你們一齊去做事。似乎有件東西，把我吸住了，叫我忍耐不得。

做出不耐煩的樣子道：

沙 離着畢業，還有兩年。太久了，我實在耐不下去。

樺 你到底能閑着了，由你做事嗎？大凡一件事，不會做起的時候，必要細細的思量過了才好，蘇沙！

沙 我的母親……那自然，她應該要何等的傷心……然而……必須……

樺西里聽了，很被他感動着。

沙 我想，同我們的同學談起來，他們也一定喜歡……我很想對着全地球的人，通通去說過……唉！不但是不能，還要把牠好好的藏在袋裏，惟恐牠落了出來，被人看見……這是什麼世界？

教堂裏的琴聲，隱隱約約，斷續的送將過來。蘇沙同樺西里都走到窗口看了一眼。

沙 今晚有好多少人，聚到那三聖寺裏去。

回轉身來，坐在桌旁，隨手取一本叢報，翻看中間的圖畫。

沙 這是蘇斐亞嗎？

定睛看了一眼，不由自主的哭將起來。

樺 怎麼樣？蘇沙！

蘇沙很悲感道：

沙 我們那沒天良的教習，今天還在那樣告訴我們，虛無黨是壞人，是社會上的毒……我聽見這話，一聲也不敢言語……我去了。我去讀那瘟書，好養活我的母親……我改天再來。

蘇沙含着悲哀，同樺西里作別，走了出去。引得樺西里不住的搖頭，自言自語，在地中走來走去。向窗外張看了一刻，依舊坐在小榻上，口裏吹着悲調的聲響；少停，便倒身睡着，忽然有人敲門，樺西里不聞。有一女子緩緩的推門進來，便是安娥。見樺西里睡着，在桌上輕輕敲上幾下，把樺西里驚醒；擡頭見是安娥，就在榻上躍起，向前握手。

安 我來這里，想來一定出於你意料之外？

樺 早已候着你了。

安娥驚訝道：

安 你早已等候我？

又笑了一笑道：

安 沒有的事。難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樺 我不住的叫着你的名字，已經十天了。

安娥做出戲謔的樣子，回答道：

安 何以我不會聽見？

又正色道：

安 這幾天真把我悶死了。……你想得到嗎？……一天我照常到印字局去，

那花盆不在窗上，我就沒有給看門的看見，轉身就跑；一直到了會所，方纔曉得那印字局出了亂子。……我還聽說，那警察在各處搜查，并且搜拿一個教法文的女教習。……我聽見這話，趕快跑回寓處去，把箱子收拾好了，告訴房東，要到森彼得堡去。就躲往我們的姑母家。她住在園街。

樺 園街？

安 園街。……這有什麼可奇之處？

樺 離一個戲院相近，是不是。

安 很近。……從樓上窗戶裏，可以看見。……我的姑母，她見了我，是了不得的歡喜。她細細問我許多森彼得堡的新聞。……她那里知道，我已經在

此地，住了六個月……我們的姑夫，是一個財政處的官員，他恨極社會黨；那是自然，我常自己好笑起來……我在那里，安穩得很。但是，這個罪，也不是好受的；終日不能替公益盡一點兒力，也不聽見一點新聞；連我們朋友的死生都不曉得。

說到這里，做出很不耐煩的樣子道：

安 近來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又跑到會所去，在那里聽說你……

似埋怨的道：

安 還在此地……所以我得了你的住址，就……

樺西里面有喜色，趕快接說道：

樺 安娥！你今天是……何等的不同……

安娥格外安善着她的面孔。

安 我會自己告訴自己，這可憐的樺西里，他悶在那里，我想他的難過，也同我一樣。

樺 這麼說起來，你今天到這里，不但是爲……爲……爲……爲着公事嗎？

安娥先不做聲，搖了幾搖頭，少停。

安 我會自己告訴自己，我有整整的十天，不見樺西里了。不曉得他覺得這時光過過去，是怎樣的長法？

樺西里顯出不好過的樣子。

樺 安娥！你又譏笑我了……

疾忙的再說道：

樺 蘇斐亞曾說過……

忽又頓住。

安 蘇斐亞嗎？蘇斐亞她管這些事做什麼？你到底要說什麼？

樺 沒有什麼。

然而急躁的，了不得，不住的在地中走來走去，安娥忽然感觸到印字局的事情上去，揚揚的嘆氣道：

安 蘇斐亞……可憐的蘇斐亞！可憐的馬霞！可憐的昂東！不曉得此時他們怎麼的一個模樣？可有他們最近的消息嗎？

樺西里恨恨道：

樺 這算得什麼事！

安 噁氣着道：

安 你說什麼話？

樺西里很覺苦楚。

樺 大事要緊，安娥！大事要緊，安娥！個人的問題算得什麼！

安娥正惹氣着，看見樺西里這個模樣，倒抱歉起來。

安 樺西里！你爲甚麼事弄到這個模樣？我簡直是不認得你了。你叫我心上很疑惑起來。

樺 不久，就可以叫你沒有什麼疑惑。

安娥責備着道：

安 樺西里！爲何你還在此地？爲何你還不躲開？你曉得嗎？警察是不住的在那里搜查；不定那一天，你終會落在他們手裏。你真是發瘋了。

樺 若不是爲了……我早已同着蘇斐亞等，一同在牢監。

安 什麼叫做不是爲了？請說給我聽！請說給我聽！

樺 不是爲了你……

安 娥閉起眼睛來，慢慢的念着道：

安 不是爲了我……

樺 爲了你……

又囁囁的道：

樺 不然，我也不會離開那印字局。

安 娥急忙的回答道：

安 你不應當不小心到如此……像你這樣一個人，是很要緊的。

樺西里乾笑着道：

樺 要緊！我是 要緊……但是……此地……此刻……

安 樺西里！你到底打算怎樣？到底此地有什麼事？你曉得嗎？你弄得我如何的替你擔驚？

樺 你替我擔驚嗎？

安 你真是一個硬心腸的人！

樺 公事在先，我的安娥！

安 孺自己埋怨着道：

安 唉！你給我罪受。

樺 你說這恨話嗎？

安娥垂了頭，含着淚珠，怨起命來。

安 樺西里！樺西里！……你是不曉得……你使我何等難堪。

樺西里放開大步在室中旋走。

樺 恨我罷！恨我罷！沒有什麼樺西里了。立在你面前的那一個是另一個樺西里。

倒身在小榻上，悲傷起來道：

樺 從前的樺西里，不知變到何處去了。

安 那鐵石心腸的樺西里！

樺 唉！鐵石不是！不是！算做一團茅草，就頂好的了……這副可憐的心腸，發火發電似的，把全體都燒着了。這火……這火溫不熱那冰冷的心。

向桌上猛擊一下道。

樺 徒然！

又頹然的道：

樺 唉！從前的樺西里，變到何處去了？

把頭倒在榻後，不作聲。教堂的琴聲，又隱隱的吹將過來。安娥慢慢的到樺西里榻邊，撫着他的頭，悲切的問道：

安 到底爲着何事？……我向來的樺西里！……我復過原來的樺西里！……

樺西里哀求道：

樺 我覺得你的手溫和極了，暫且不要離開；我心上便稍覺溫暖一點。

開張眼睛來，看了一眼，欲言不能，嗚咽着道：

樺 安娥呀！

擱了安娥的手，慢慢的撫摸着自己的面孔，又拿鼻子親着手臂；安娥含笑的看着他。樺西里聲氣微小，接述那苦情道：

樺 安娥呀！把我的心……碎得一塊一塊……

放了安娥的手，立了起來，在地中盤旋。安娥立了起來，又走到桌邊一張椅子上，拿背向了窗子，不敢把樺西里細看。樺西里看她這個光景，又說道：

樺 你不要笑我……然而……你願意笑，你便笑。從此我曉得了，那愛情，是人生最樂的事，不過是在小說上說着罷了。我今天身受其苦，欲罷不能。……你不要爲難，我不肯學那一種俗態，把說話來侵犯你的耳朵，把頭來倒在你的懷裏……但我有一句話，不可不告訴你……

趁着勢急言道：

樺 如果我不能得到你，我活着，便同受刑的一般……這如何能長久……

我不是一個小孩，我也很知道天下很有像你這般的女人；然我的魂，已被你攝引了去，如同受了吸力的一般，叫我不能自主……我的心亂極了……我自己也不覺得，我也不要覺得！

安娥不做聲，樺西里停了一停，又說道：

樺 從前你每天必上印字局去……我的苦狀，不可言喻。我逃去了，我想免了這苦……那里曉得，一點也不中用……我方纔曉得，這不是一時的幻想……乃一堅深不可拔的思潮……這叫做愛情還就是地獄呢？

安娥聽到這里，不覺被樺西里感動到十分，便不知不覺道：

安 樺西里……來……

兩目直視着樺西里，一種溫婉的顏色，不能描寫。樺西里急急趨到她的旁邊，安娥立起來，把兩

手捧了樺西里的頭；樺西里不知不覺的跪倒在地上；安娥溫語道：

安 我向來的樺西里！還照舊吧！……如果你肯照舊，我情願把我償着你，你能許我嗎？

樺西里面孔抱在安娥手內，神色衰迷。

安 我心愛的狂兒！

安娥親下嘴來，樺西里昂着頭，湊將上去。四隻眼睛，一動也不動的對看。

安 我心愛的狂兒！……何故不早說呢？可憐的樺西里！何故等到這久？

樺 你就決不會猜着嗎？我的苦心，我的溫夢，終夜縈繞着你，你竟能安睡嗎？

你竟一點都不知道？

安 何故你便如此的發瘋？

樺西里好像好夢初醒的情狀，忽對安娥道：

樺 果真是你安娥！我瘋了嗎？真的嗎？真的嗎？何故你來得這麼遲，弄得我這麼苦！

安 樺西里！大凡幸樂來着，沒有什麼叫做遲不遲，你想是嗎？

樺 可以叫做遲。但是，已經許我有了，這都是不相干的，還有什麼要緊？

安 我跪倒在地上的樺西里！你這得意的樣子，誰還能信着竟是這般。

樺 我最親愛的！

安 像我們這般莊重的人物，也還這樣的親起嘴來；叫人看見，用什麼話來批評呢？

樺西里定睛看着安娥道：

樺 我的幸樂！我的小幸樂！

忽然閉了眼睛，像要捉住他飛魂的樣子。外面響聲大出了來，樺西里全然不覺，口中喃喃道：
樺 魂要跑呀！飛去了！呀！捉住了！……我不願意叫她失了去！

安娥已經聽見外面的響聲，便不耐煩起來，向樺西里道：

安 樺西里！樺西里！

又側着耳朵細聽。

安 外面有什麼事？

樺西里也警覺着，揚揚道：

樺 便是那罷工的人，今天他們聚會在各教堂裏，排齊了，再走回原處，現在想是預備着在那里走了。

安 我竟不會聽得這件事。我好久沒有一點新聞聽見。我們到窗前去看看。

說罷，便要立起，樺西里哀求道：

樺 不要去……我這麼一點的幸福，不要叫她飛了去。

安 樺西里！讓我去看。

立起身來。

安 來呀！我求你了。

樺西里還跪在那里，似夢中找尋飛蝶一般的。

樺 走了！飛了！

街上唱歌的聲音，和着喊聲，沈鬱哀痛的送將來；愈來愈近，便覺脚步聲，隱隱嘈雜得了不得。

安 你聽見嗎？

樺西里很快快的跳起來道：

樺 唱什麼！我想出去對他們說，「散去罷！」

便也到窗子前，與安娥一同立着。

安 樺西里！你看……好看得很……這許多百姓，極整肅的，慢慢向前走去。

我看他們，都懷挾着一片的誠心……看他們這麼沈靜的神氣，簡直同

那旁處的人民，沒有曉得世界上有「惡兵」「惡王」的樣子，竟是一

般……我的親愛的樺西里！我們的困苦，不會白白的費去。我彷彿見那

白日東昇了。樺西里！這是何等的快樂呀！

樺西里不做聲，忽然很急迫的道：

樺 你不聽見那邊馬聲？

安 沒有的事……你瘋了。

樺 安娥！

做了悲苦的樣子道：

樺 我不肯把你失去！

便將兩手樓着安娥，安娥將口鼻緊貼在樺西里的頰上。

安 沈靜些！你看那許多工人，在街上走，他們的神色，光彩得很。

忽然大驚訝道：

安 真的！我也似乎聽見有旁的聲音……看……那里……不是馬兵嗎？在

那左邊……

樺西里隨着安娥所指的方向，張望着一張望，便急退了幾步，靠椅子立住，斜着耳朵細聽，似乎很有意外變動的樣子，安娥是息心靜氣張望着，忽然大喊道：

安 馬兵裝了鎗！

少停一刻。

安 我們的人，不住的前進……聽呀！樺西里……他們還只管唱！他們一點不顧慮！他們不想躲避……樺西里！你不聽見嗎？他們唱着向前進！不怕馬兵的鎗！他們不住的向前進！

此時覺得窗外的方場上，脚步的聲音，雖然整齊，然而拍撻拍撻的震響，夾着很沈鬱的歌聲，好像有千軍萬馬的行過。當着安娥的話剛要說完，便聽得那脚步聲，慢慢的低了下去；想是越走越遠開了；惟有那唱歌的餘聲，却徐徐的激楚着。

安 他們要同旁處教堂裏出來的去聯結了。

樺 保管沒有事，一回兒他們自然整齊齊的自己散將去。

安 樺西里！他們不住的唱。

阿 姨媽彎了背，走將進來；一蹶一仆的，走到窗前，張了臂膊，指着窗外，好像有說不出何種感情的樣子。

阿 你們聽見嗎？這是邵德樂常唱的那個歌。

阿 姨媽便向着窗外和唱，越唱越高，一面又說道：

阿 這歌是很好，是不是？可憐他從前總不敢高聲的唱，恐怕給他父親聽見。

安 姨笑着道：

安 你看今天，今天滿街上潑海搖天的唱。

阿 姨媽又篤嘴篤舌的和唱起來；那一種悲楚的音節，同窗外的歌聲應着。

阿 (唱)：

『我旆！我旆！

拂於宮座兮，

旗波蕩漾血色紅。

獨夫！獨夫！

殲以鎗礮兮，

我脂我膏濺飛幢。』

安娥看着阿姨媽在那里唱，便出了神，不知不覺，和着唱下去；樺西里也便和唱。

阿，安，樺（同唱）

『吾聲哀兮，

塞吾悲兮大且闕；

吾心壯兮，

憫吾儔兮，

吾聲哀兮，

哀兮壯兮，永無終！

三人正與外面的歌聲唱和得興高采烈；遠遠的忽聽一陣排鎗，如天崩地塌似的，將這可驚可慘的聲音，送將過來，樺西里馬上急急的將兩手抱住了他的腦袋；阿姨嚇慌了，一蹶一仆的，奔出房門去，探看動靜；安娥與樺西里僵對如死。街上的歌聲頓止，續續的叫喊救命之聲又起。不多一刻，隱隱又驚天動地的一陣排鎗聲，樺西里涕泗交流，狂喊道：

樺 安娥！

安 我覺我現在是已經死了嗎？

樺 我們……

說猶未了，外面的排鎗，接連着又轟了數次。

樺 安娥！

安娥氣得不可開交，狂喊道：

安 我們太遲緩了！我們應當加倍從事！

樺西里悲不可仰。

樺 你莫說了，你忍心還有工夫說？

安娥見了樺西里這般模樣，只好溫存的寬慰他道：

安 我的樺西里！

樺 我禁不住這個冷，你近我一點。

安娥疾忙趨到樺西里的一邊，把兩隻手抱了他。

樺 我的勇氣，被你奪去了。我……我……我……不肯把你失去。

少停一刻，樺西里又恨恨的道：

樺 這場夢過去了！這場夢……過去了……過……去了！

安 你還記得在臘丁街時節，有人常唱的短歌嗎！

安娥便唱着道：

安 (唱)：

『我生短兮願難償；

我夢不成……』

安娥沒有唱完，阿姨媽苦得了不得，哭將進來。

阿 何等的罪惡！……何等的罪惡！……方才把蘇沙擡了回來，他竟被槍刀頭刺傷了。

樺 蘇沙？

急得樺西里滿房跑跳，似瘋了一般。

阿 我的天呀！這可憐的蘇奶奶！且讓我去看看她再說。
急忙的走了出去。

安 無處不是苦腦！

樺西里發出一種瘋狂的聲音道：

樺 安娥，我們去罷。我們逃去罷！安娥！……快快！

忽然不做聲，一刻，又喊道：

樺 只要一點鐘！我只要一點鐘……忘了，這一點鐘……還沒有呢！還沒有呢！

忽然門鈴響了三聲。

安 有人搖鈴，想是尋你。

樺 還沒有呢！還沒有呢！

安 阿姨媽上隔壁去了。有人叫門，樺西里！

樺西里口中喃喃還是念着『還沒有呢』，便去開門，安娥仍舊去到窗子邊，去看窗外面的光

景，樺西里靜悄悄的領了葛高進來，他們兩人，在門邊低聲的說話。

葛 時候到了，輪着我們了，必須要……必須要……

樺 必須要……

葛 安放車子的那里……你可以打聽得到嗎？……現在滿街是血……死
了……多少人，現在還不知道……一準……後天……

樺西里發出一種悲慘的聲音應着道：

樺 唯！後天。唯！後天。

葛 高驚惶的問道：

葛 怎麼？

樺 沒有什麼！

葛 樺西里！怎麼？

樺 沒有什麼，一準後天！

葛 園街同着宮街。

樺 我到園街。

葛 隨你的便。東西全齊備了……我去了。

便同樺西里握着手，竟自去了。樺西里靠了門，懶散的立着，如死了一般，好久不動；安娥趕緊

上前問道：

安 什麼事？

樺 沒有什麼……不要緊的一件事。

安娥便把他扶到小榻上，同坐着，安娥很驚異的道：

安 樺西里！你爲何打戰？

一面把手扶了樺西里的頭，樺西里靠在安娥身上，聲息甚弱的說道：

樺 讓我的頭，枕着你……

安娥亦輕輕的答道：

安 靜息一下子……樺西里！睡一睡罷。

樺 一刻的工夫……

安 我搖着你睡罷……

樺 一刻的工夫就好……一刻的工夫就好！

安 忍住了罷！不要鬧了！不要作聲！

兩人正情致纏綿到這個地步；此時房中的燈火，很覺得慘淡；霎時間簾幕下了下來。第二場完畢。

第三場

臺上裝起紳士人家的客廳一間；中間陳設着一張圓桌，桌上放着茶具糕餅酒壺，排列得整整齊齊。東邊靠壁是一座鑲花嵌大理石的矮櫃，櫃面有一點小小陳設，如花瓶檀几之類；還有一對三棱式的燭臺，每隻上插起潔白的三根魚膏燭條。廳的西南，放着半桌一張，也放着些可愛的玩具。五六張的錦墊椅子，大小式樣，各各不同，隨宜的安放着，東邊矮櫃的左面，便是客廳的入口，那右面，便是通內室的小門。西南牆上，開着一排的窗子，恰恰沿着大街。

臺幕開起的時候，正是女主人白爾波，陪着俄女客戴宜娥，慕禮安，同他的姪女兒安娥，在那里用着晚茶。

慕禮安三十二歲，身上穿着一套拜客的衣服。

慕 安娥！你到了這裏，想來已經好久？

白爾波便插口問安娥道：

白 你到了不是十五天嗎？

安 是的，差不多過了兩禮拜。那時光過去得真快！

慕 你喜歡此地嗎？

白 她出門的時候很少，她成天在家裏。

安 此地自然很好，我這一回，却專門來看我好姑媽的。

戴宜娥約來二十歲的左右，也穿着出門的衣服，對安娥道：

戴 你的話很是，那外邊是真叫做毫無趣味！現在到處的人，全弄得恐慌起

來……滿街都是兵！

此時茶已喝完，白爾波便同戴慕兩人同坐在大橋上。

白 她是不願意出門……但是，前天她有朋友，從森彼得堡回來，她去看這朋友的病，她直到半夜方纔回家。那天我好不放心，因為正是擾亂的時候……好可怕的事！

慕 那擾亂的景象，到現在還一點也沒有改變。

白 怎麼後來還有什麼許多事呢？

慕 警察到處搜查，有一點嫌疑的，便沒有不受累。

白爾波驚道：

白 搜查？

詛罷，拿手按着她的頭。

慕 我的鄉鄰，有一家，他便要同着他的孩子們，到外國去了。

白 到底有什麼事呢？

慕 他說：『一天這嚴查護照的章程不改，一天不回俄國！』

白 真還是這種擾亂的樣子嗎？

慕 這家的男人，是一個律師，據他說起，那光景，恐怕還要一天壞似一天。

白 我以為從前天這麼一鬧，以後人心，自然定了；難道竟不是？

慕 我的白爾波夫人！傳說那官兵在城外，殺着的人，流血成河，就是城裏有

幾條街，大家連門都不敢開。

白爾波與慕禮安正講得高興，戴宜娥早已立了起來，與安娥在那里立談。

安 從前我還在學堂裏上學的時候，我曾經到過此地來，看望我的姑媽一
次。

戴 現在你不是還在森彼得堡讀書嗎。

安 娥稍爲遲疑着道：

安 是的。

戴 彷彿不多幾天前，我曾經在城裏遇見過你。

安 光景你看見一個同我相像的。

戴 學生的生活，是怎樣的快活，天天聽教習講着新學問，在一起相共，又有
好多少的同學，這是我常常夢想的事。

安 既這麼着，何不實做呢？

戴宜娥嘆氣道：

戴 唉！因爲着我們家中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安 真的？

戴 我有一個兄弟，他是大學校的學生，因爲牽連了革命黨，就充發到西伯利亞去了。從此我們弟兄姊妹就沒有一個再敢向我們父親開口，要到那大學校去讀書。

正說着，安娥是一時不好回答，戴宜娥也就看一看窗子外面，撇開了上面的話，笑說道：

戴 這麼好的風景！

安 唯……那是公園……那是戲園……

戴 這邊過去，就是園街，看那密接的燈火！但是，那街上還是暗淒淒的，如果

我一個人，便不敢上那園街上去走。

安戴二人，正評論着街上的風景，此時慕禮安在袋中取了一張印刷物出來，白爾波看見了，有

點驚疑道：

白 這是什麼？

慕 我在扶梯上檢得。我經過好幾家門口，全有這種紙，遺在地上，我便拾起一張……我不要將牠帶回家去，恐怕給我丈夫見了，又嫌着我多事。然而我到底要看牠一看，是說些什麼話。讓我現在把牠看着。

白 一定是革命黨的傳單。我亦要來看牠一看。

兩人正要把那印刷物細細看時，忽聽見門外有人把門輕輕的擊了幾下，問道：

? 太太在家嗎？

兩人即將印刷物藏起，早已有一四十來歲的貴婦人，走將進來；身上穿起一身華美的禮服，裝成很年輕的樣子，舉止輕飄，言語迅速，他的閨名，叫做南黛麗。

南 請了！各位怎樣的好法？

白爾波因南黛麗沒有見過安娥，便介紹道：

白 這是我姪女兒安娥，從森彼得堡來。

南黛麗同安娥戴宜娥等，一一拉過了手，便自己坐着。白爾波送上一杯茶，放在她面前。

南 我的好朋友！你們可想得到我剛纔遇見一件可笑的事？我丈夫做了警察長，我還給他們攔住了路，上來盤問……想來這些兵，站在街上，閒得難過，所以拿我來開頑笑……真叫做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們看我，像一個兇惡人的樣子嗎？竟可以疑心做社會黨嗎……他們同社會

黨去爲難，自然是爲着公事……照這樣，恰就不能不教訓他們了……教訓他們不要擾亂着旁人……他們問我要過路的護照，又問我有銀錢沒有。然而後來他們亦有些覺得，遇見了一個有來歷的人了。我就慢慢的把我的來歷，告訴他們幾句……他們臉上的神色，頓時就改變了起來。一個年輕的兵官，慌忙跑上來，給我行禮；說了許多認錯的話……我也不好意思……算了！終想他們爲着公事罷了……竟鬧了這麼一個可笑的亂子……

把一杯茶喝過了，又換一副聲口道：

南 白爾波！爲何你終不上我們那里去？我很想你常來跑跑……過一回兒，我還要上戲園去。我想還早……所以我進來看看你們。

白 我丈夫，今晚他也去戲園。

南 那麼，你不去嗎？

白 我很少出門。因為我這一下子，常常頭痛。並且今晚是尋不到位子。我丈夫是他們的同寅約他去的。

南 今晚聽說非凡熱鬧，巡撫也要來。

正說着，白爾波的丈夫于方，年紀五十左右，身上穿了紳士赴戲園的燕尾禮服，頭髮刷得很光，鬍子拈得很起，從內室門裏走了出來。

于 各位好！

一一握過手。

南 聽說你今天也上戲園？

于 我是去給「扶樂」做個面子。我們許多同寅，已經定了三間包廂……

今晚想來中丞是一定格外有興會。

南 定然預備起一個歡賀的儀節來罷？

于 那自然咯，我們就去排起一個名妓陣。

南 誰你們諸位……我想這些事，還不是他們年輕人的事嗎？

于方聽了，顯出不高興的樣子，搖頭道：

于 算了！不要提起年輕人罷，現在的年輕人什麼好事也不做，全中了「新理」「歐風」的毒；聽着他們發起議論來，便叫人頭痛。

重新得意道：

于 不管着他們，我們自己去排着馬陣。

安 爲什麼這樣的給起「扶樂」的面子來？

于 也不過給中丞一點興會罷了。我們也不要沒了她伺候中丞的一點功勞……中丞是我們俄羅斯的一枝棟梁，沒有了他，世界還了得……沒有了他，不定那一天，連我們的位子，都可以被那社會黨虛無黨，鬧一個乾乾淨淨。

于方說到此處，便順手將酒壺提起，傾滿了一盃。

白 還是喝些茶罷。

于 不喝茶！

隨手把酒喝乾。

于 虧了中丞的隨機應變，要懲創的，鎗殺了。有可疑的，鎖拿了。從寬一點發

落的，便驅逐了。纔讓我們，得着點清氣吸吸……不然……只班少不更事的破落學生，還了得！

安娥倚着戴宜娥坐在小桌邊，插口道：

安 再沒有比我們年輕人，更冤枉的了。

于方睜着眼睛，看了安娥一眼道：

于 這叫做咎有應得……你莫非也染着了這惡社會的流毒？你曉得嗎？如果你不是我的內姪女兒……我連你都疑心着了。

安娥裝作不聽見，只管與戴宜娥一同看着畫冊。于方又放低了聲音，對着別人道：

于 真奇了！真是一種的傳染病。有好多很體面的人，也給這種妖氣迷惑着，誠誠信信的同皇帝爲難，發什麼革命傳單，幹着種種糊塗的事情……

說罷，又喝了一盃酒。

白 不要喝點茶嗎？

于方生氣道：

于 不要！不要！我喜歡喝酒。

索性自斟自酌，一面說，一面喝，喝一個不住。

于 像中丞這麼一班緊要的人，關係很大；全靠他們保全了這個秩序。

慕 秩序！血還在那里流一個不止啊。

于 什麼血？你們把這個叫做血嗎？死了幾個討死的壞百姓，……死了幾個

同牛馬這麼的工人，……算得什麼！

慕 昨天那鐵路公司，同着銀行的辦事人，何嘗不是一同罷工呢？

于 但是，這班東西，全是一樣；他們懶得做事，所以罷了工，在滿街嚷，擾亂那安分守己的百姓。……前天我因為頭一夜給一個同寅去賀着洗禮，累得了不得，便有些兒頭暈，正要睡一下子，那街上偏偏喊殺一個不了；這班蠢東西，你想可惡不可惡？

又把一盃酒一口喝乾了，白爾波很懇切的苦勸道：

白 你既然口渴，喝點兒茶，不比酒好嗎？

于 呀！煩極了！終是什麼茶！我要喝的是酒。

白 但是你怎樣上戲園去呢？

于 人是個人，我也是個人，為什麼旁人該歡樂，我就不該歡樂呢？

遲疑道：

于 剛纔我說的什麼？

停了一停。

于 想起來了……我說那社會黨……這班人，專門在那里胡說。什麼叫做人人平等，這不是笑話嗎！……一個國，沒有了我們官，你們想，那俄羅斯還成什麼樣子？沒有我們……

又飲下一盃。

于 我愈說愈氣！

將盃子在桌上頓着，南黛麗正色道：

南 我聽說，他們的聚會地方，常在墳山左近的地底下……好兇惡的怪東

西！……應該每一個割他半斤血，預備給我們天皇爺爺去寫信。

于 他們豈但是這樣就算嗎？

南 還有什麼花頭呢？

于 多哩！人家告訴給我聽的很多，我也不高興去細聽他。但是……

正同過去對着安娥等做起手勢，想一想，要說下去，安娥立起來搶說道：

安 姑爹！還講政治嗎？

于 不差！你有理！不要說這班沒趣的社會黨了。

南 黨罷！取時辰表看着。

南 我們該去罷。

于 方同南黨罷都立了起來要走，白爾波指點南黨罷道：

白 走這個門。

南 你三個月，不上我們那里去了，今天還是我先來，你覺得叫我難過嗎？

白爾波不及回答，兩黛麗匆匆同衆人握手，走了出去，于方也跟着同走。安娥冷笑道：

安 一個很伶俐的人！你何不去看她我的姑媽！

白 算了！她不來擾我，我就夠了。我很怕她，她竟可以到我們這里來搜查。

安 此地？在紳士的家裏，她來尋什麼呢？怕她……

慕禮安在袋中重新摸了那印刷物出來，向四面張望，白爾波也想起道：

白 我們忘了，給他們纏昏了，我們來讀。

正將那印刷物攤開，又立起來，把門去鎖了，然後坐下觀看。安娥同戴宜娥，也一同圍在旁邊，先

是慕禮安讀道：

慕 (讀傳單)

「啓者：此次全城數十萬工人，同時罷工，足以表顯抵抗之誠意，亦爲大革命之先聲。縉紳之士，盡與吾輩結合；官中百執事，亦皆棄其職守，列於軍中；學校駢駢之子，更皆自伍於工人之列；卽彼立憲黨亦盡起而與官吏反對。俄政府之昏庸殘酷，當爲通國之所共知。派遣野蠻軍隊，虐殺工黨，騷擾婦孺，馬足踐之，長矛刺之，連銃駢殺之，手劍亂斫之……」

慕禮安讀時，不覺口手並顫，聲音越讀越低。安娥不動聲色，靜靜的聽着，白爾波與戴宜娥，皆感動着，又悲又憤。慕禮安讀到「手劍亂斫」等語，慘不能讀，停了一停，方接讀道：

慕
(讀傳單)

「……此種殘慘，吾輩身親目擊。夫吾民不過靜肅哀歌，以呼籲於自號爲民之父母者。乃彼輩匪特不省其所由，輒發狂以威力從事，殲以如林

之鎗，濺滿無膏之血！里巷無辜，盡遭誅屠。按名訟冤，不勝冊載……」

讀到此處，又彼此擱着眉，憤恨的互相觀看了一回。慕禮安仍復顫聲接讀道：

慕

（讀傳單）

「……嗚呼！種種凶殘之狀，誠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不獨俄民所受之而飲恨，抑亦爲全歐所聞之而代愧者也。吾輩稍有人心，謂能見而不憤，憤而不抗者，不獨俄國之開明無望，而世界之人道亦絕；是俄民之血，可任橫流，所謂「自由」「公道」等等之名詞，皆爲欺人之誣言矣……」

慕禮安讀到此地，酸痛流淚，再不能讀。少停，白爾波接讀道：

白

（讀傳單）

「……故吾輩舍奮勇而前，更無生路。卽各國之人，相與環觀，亦皆拭目

我視，推誠我向，時乎時乎，至矣不再！自古廓清人首之障礙，皆從微火初燃，俄頃卽成燎原，而後得自由世界之光明……」

白爾波是慈善人，經不起什麼感動，故讀了幾行，便嗚咽着，不能讀下，安娥就將一種悲痛的聲音，鼓着勇氣，一口氣讀完道：

安 (讀傳單)

「……由任意踐踏之奴隸，得爲自由保障之人民；由黑暗之時期，得成光明之世界；無他，止恃少數者從容就義，償此代價，遂購還衆生之幸福，共睹曉日之清暉。同志同志，其厥起而前進乎！」

慕禮安不自知覺，大呼道：

慕
我向何處找尋呢？那里是那住址？

翻看着那傳單。

慕 那住址在那里？

衆人也不去理會她，面面相覷，一言不發。慕禮安忽向白爾波握手道：

慕 白爾波再見罷。戴宜娥！我們走了。

大家都握着手，慕戴兩人，便一同出門。白爾波送到門口，走回來，看着安娥，好久不作聲。慢慢的

方纔搖頭，說道：

白 唉！恐怖的時代又到了。

安 我的親愛的姑媽！我想這也可以算做將見天日的時光。

白爾波躊躇了一躊躇，悄悄向安娥道：

白 安娥！安娥！我告訴你……

安 什麼姑媽！

白 我告訴你……我想一定告訴你……不忙……你曉得我藏着多少的
禁書嗎？

安娥驚喜已極，急問道：

安 在此地？在這家裏嗎？

白 唯！在書櫃的中間。

安 烏！不怕姑爹知道嗎？

白 書櫃是擺着樣，他又從來不看書。但是，現在風聲這麼緊，我很有點兒害
怕。

安娥正要回答，忽女僕高憐雅，穿了一身純黑的衣服，進來告訴：

葛 太太！外面有一個商店女子，她要見你。

白爾波驚訝道：

白 一個商店女子？

葛 梯雅出去招呼着商店女子歐洛嘉，走進門來；年紀甚輕，止有十八歲，衣裝樸素，手中提着衣包一個。

歐 我來遲了，請太太恕我。

白 我並不會定購着什麼東西。

歐洛嘉忸怩道：

歐 本應當是紫淑來的。

白爾波更喫了一驚道：

白 她怎樣？

歐洛嘉見安娥站在旁邊，吞吞吐吐的說不出來。

白 有話不妨說。

歐 我是歐洛嘉。

嘆氣道：

歐 紫淑是已經被捕了。

白 這還有天嗎！

好久不能作聲，過一回，又問道：

白 你就幫助她的嗎？你年紀很輕，怎麼已經……

歐 我們應當趕早上前，因為那革命黨的生命，終究不長。他隨便要害着，就

可以害着的。

白 你不是替她到這里來取那紙件嗎？……是不是……

歐 不是！我是又拿了一包來。

白爾波驚惶失措道：

白 我，我……怎能再……不可憐我嗎？現在警察到處這麼的亂搜。

歐洛嘉急着道：

歐 那麼，怎樣好呢？我們那里，是更緊急咯。還是你們這里，到底要比旁處安

穩些。

白 近來我慌得很。不定什麼時候，就許有人來搜查……我夜裏也睡不着了。

歐 我也不曉得怎樣纔好。這一下子，爲難極了；許多的同黨，死的死了，跑的跑了……白爾波夫人呀！請你再給我們分着一點難處罷。

白爾波躊躇了好久，接了她的包，放下了。

白 那有什麼法子呢！

歐洛嘉便伸起手來，同白爾波握着，表顯着心感的樣子，口中也就不說那謝字。白爾波忽然又

很緊念道：

白 那麼，紫淑現在定然是在牢監裏受苦。

歐 我的白爾波夫人！你也就不用去繫念着她罷……我想，也沒有什麼刑罰，可以叫我們……

說到此處，說不出來，匆匆告別，便要出門；安娥趕快跑上去，同她緊緊的握一握手，顯出互相愛

慕的情意，大家一言不發，點了一點頭，歐洛嘉便走了出去，白爾波跟手走到窗子前面，窺探着街上的動靜。安娥突然向前抱着白爾波的頭，親過面孔，做起小孩子的樣子道：

安 我的親愛的姑媽！你老人家真算對得起大家了。

白爾波笑道：

白 你瘋了。

指窗外窗：

白 你看……這不是巡撫的車子，剛從園街走來嗎？

安 何以這麼遲？

白 他專門是去跳舞一下子的……看麼！他下車了。

安 警察長跟着他嗎？

白 看……大家爭着對他行禮。

安 我也不嫌得罪他們，這許多民賊，真正討厭。

轉過身去不要看，自言自語道：

安 這幾時，在此享了好多日的清閒福……唉！我見了這樣的一班……叫我的勇氣，又鼓了起來……我們的大事……

白爾波驚道：

白 你們的大事？

安 唯！姑媽！我們的大事……

白 你也是……我本來……

安 我們全是這樣……氣悶極了，連我們自己的人，都不敢輕易相信……

側耳聽着道：

安 有人叫門，不知是誰？

門鈴的響法，很像特別的樣子，白爾波驚道：

白 且讓我自己去看着。

不多一刻，進來道：

白 爲了你來的，安娥！是一個少年。

安娥知是樺西里，便道：

安 不必着驚，想是一個朋友……是一個同志，叫做樺西里。

鈴聲又催着。

白 安娥！安娥！小心些，我怕得很。我讓你們講話罷。

說完了，便走進內室去了；安娥目送她姑媽，進了內室，便開門讓樺西里進來。樺西里面色如死灰，披一件斗篷，進了門，四面看過一遍，立定了不動，也不做聲，安娥驚駭道：

安 樺西里！樺西里！是你嗎？我本想明天上你那里去。何故你今天冒着險走了來？我說去，我是必去。

樺西里不成聲的說道：

樺 你用不着去了。

安娥益發驚駭道：

安 何故？樺西里！快告訴我！

樺西里定睛直視道：

樺 我想……我再要見你一面。

安 你要去做什麼樺西里！

安娥便料到就是去做那悲傷事件，頓時慌亂着，脫口而出道：

安 否……否……

哀苦道：

安 樺西里！你……你已經……

樺 必須！

安娥淚落如珠，閉着眼睛問道：

安 必須？

樺 時候到了，「血鐘」該響！

安娥越覺悲苦道：

安 血鐘……！否！否……！呀！已死的血！否！否！

樺 我想那受壓制的，是一個全體；我便是全體的一隻手臂，應當成全了那公道。我的勇氣，催我去做；我的勇氣，催我去做；他一定要我去做。

安 我的樺西里！我的樺西里！你這樣的早早兒便失了去。你肯這樣早早兒便……

樺 安娥！你會給我多少的愛情……！但愛情是最危險的魔障。我曾經失過了。我自己的本心……！今日我有勇氣能回復。我的心上很安靜。我的手必定不肯辜負了我。我想着死字，沒有一點害怕。

安娥定睛看了他，要回答，喉嚨裏不能出聲。

樺 我的手，萬無一失。我希望你的，祇要你在旁邊，我好似聽你的號令。

安娥立刻點頭道：

安 唯！我一定陪你。

樺 你瘋了！……不是要你陪我……那一個東西一回兒就從戲園出來，你在窗子裏看着，一出來，你隨即放一盞燈到窗口，這是一個暗號，這就是我希望聽你的號令，也就是我們末一次告別，連續着那無始無終的愛情。我已經把那發暗號的朋友辭過了。因為這一刻的時光，我祇願我們兩人連着做事。

指着窗外道：

樺 我坐花園旁邊的凳上，半睡半醒，目不旁視的，看着這窗子。便如你立在我旁邊。我祇求你，看準了，發那號令。

安娥聽了樺西里說話，呆立不動。聽到此處重新悲苦起來。

安 我發號令叫你死？我發號令叫你永遠離我？這如何……這如何……這是我力量所不能！

忽又想着了什麼事，問道：

安 那個人，一準過園街？倘使忽走宮街，這便如何？
樺 那里亦有一個朋友等着。

安娥搶說道：

安 如果他走那條路去了！……我……我們就怎麼樣呢？我想我們就離開了這城。我們跑到遠處去，吸着自由空氣。隨後再候機會，代我們的大事出力……每人活了一生，終也應該有半年的好日子過。候那好日子享

受夠了我們再回來。樺西里！我說錯嗎？

兩人便彼此相視着，笑了一笑。樺西里忽然又把面孔變着道：

樺 我今生又多了這一笑……那吸力真是殘酷……安娥！你真叫我死得

好苦……「自由」終得同了明天的太陽一同昇起。恨我就不能親見。

……我要去了……我雖然不能親見，我深信我擊着那「血鐘」在我

旁邊的人，沒有一個不醒……安娥！你終得見「自由的俄羅斯」！安娥！

牢記了罷！

安娥的聲音，另換一種哀痛道：

安 否！否！樺西里……

樺西里伸手待握。

樺 我們永別，安娥！

安娥向前去，要抱住樺西里的頭，樺西里將身一閃，推過了安娥的手，大踏步逕向門邊走去，口中一面說着道：

樺 今天不肯再喪了我的勇氣。我們永別，我的親愛的安娥！

安娥哭喊道：

安 否！否！時候還早……

樺 一個朋友在門口候着。

安 祇要一刻！否！否！一刻！否！否！一刻！

樺西里早已出門，回頭高聲說着四個字：

樺 時候到了！

釋西里從此就沈沈萬古。安娥欲想趕出門去，口中破聲的喊道：

安 否！否！慢去！慢去！

白爾波聽着，從內室出來，向安娥道：

白 你那害病的朋友，現在如何？

安娥毫不聽見，但見她姑媽走了出來，便呆住了眼淚，如同失了魂魄一樣，突然向白爾波道：

安 什麼？

略停一停，又流着淚，喃喃道：

安 犧牲他的性命，爲着大事。性命他也不過是一條。得了這個快樂，或者比
着性命還好……

白 誰？

安 我的姑媽！我現在說不出話。

看她不知做了什麼才好，要向裏邊走，忽又縮住；口中不倫不類的說道：

安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忽然走到窗口，向窗外看着。白爾波看她這個模樣，莫明其妙，只好也走到窗口閒看。

安 看不見園街，亮光祇在一邊，那邊很黑。

白 這花園向來沒有燈火。

安 那樹叢裏，向來沒有這樣黑……戲園的旁邊亮極了！

口中這麼回答，一個頭，不住的東張西望，好像尋一樣東西似的。白爾波頭也不同，一心看着窗

子外面。

白 呀！車子動了。你看！都要在此地經過。

安娥驚得面如死灰，魂靈出了竅，也來不及哭，一面急急尋她的東西，一面問道：

安 從此地經過？從此地經過？姑媽！你何以知道？

白 車子都向着我們這邊。

安娥飛一步，劃着一根火柴，把一隻燭臺上的三枝燭條，不管手如何抖法，通通點起。點了，又悲不可仰，通通吹滅。正像發瘋似的。

白 警察長上車了。

安娥又取一根火柴在手中。

白 呀！警察長的车先走。看麼！現在巡撫上車了，一班官又在那里鞠躬了。

此時窗外的車聲亂着；安娥鼓一段勇氣，馬上把火柴劃着，將三枝燭條，一連的傾刻點起；隨即送到窗口。說時遲，做時快，燭光剛到窗邊，立刻天崩地裂的一聲炸彈響，窗子震得粉碎。街中喧鬧

的聲音，宛如海洋決了口的一般。安娥滾倒在地，大哭道：

安 樺西里！我的樺西里！

炸彈發起的時候，白爾波也驚暈在椅上；少停，窗外還亂着，白爾波醒了過來，立起來，看見安娥倒在地上亂哭，一隻燭臺，擲在旁邊。

白 安娥！你會做了什麼？

急急去扶了她出來。

白 安娥！住了口。安娥！安娥！

安娥張開了眼睛，如睡方醒，四面看了一眼，低低對白爾波道：

安 唯！姑媽！你有理。

把淚拭着。

安 唉！吾的淚，這麼蠢笨！

悲苦道：

安 吾的淚，這麼蠢笨！

恨恨道：

安 唉！吾的淚，這麼蠢笨！

大喊道：

安 血鐘響了……響了……我的同胞！向前進！

張手悲痛，狂喊道：

安 血鐘響了！向前進！向前進！向前進！向前進！

白爾波急得無可如何，要想上去止住她；那臺上的帳幕，便隨着很激烈的「向前進」三字，下

了下來。全劇告終。

有 版 權

一 九 二 八 年 六 月 初 版
一 九 二 九 年 七 月 再 版

微 明 叢 書
薇 娜

作 者 *L. Kampf*
譯 者 石 曾 蒂 甘
編 者 微 明 學 社
總發行處 上海開明書店

改正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1 9 2 9

8780

